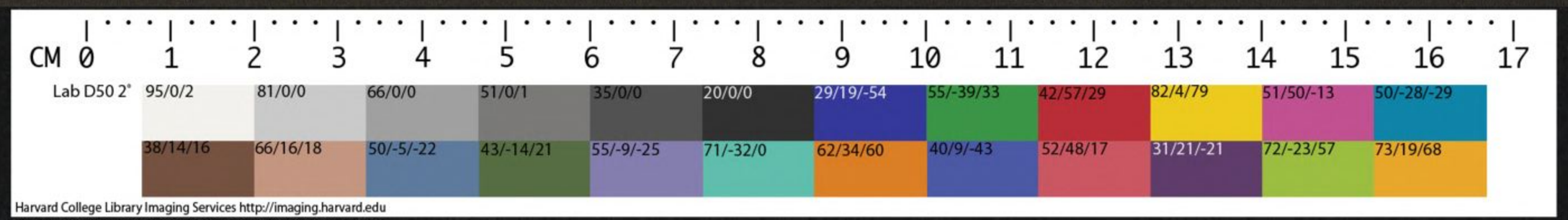
T2720/7918B
11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皇明資治通紀卷之十一

東莞臣陳　建　輯著　橋李臣岳元聲　訂合　庠生沈國元　校正

己卯建文元年　舊爲洪武三十二年　永樂初革萬曆中復

按萬曆以前諸史所載事紀建文年蒙洪武伊巍然一朝曾不得與小明王明玉珍諸君猶得隸年號于正史之末公道窒人心憤已久今天子聖明一旦幾還年之請此誠追諡廟饗之機括也臣不勝欣躍翹望之至元聲謹識

正月大祀天地于南郊奉　太祖高皇帝配先是戊寅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己卯出舍皇邸尚膳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　上脫烏登　大祀殿秉圭奠瓚興俯拜跪如禮昧爽還宮御奉天殿受羣臣賀方孝

孺進郊祀頌　上嘉納之○詔養老命官贖民鬻子減田
租○遣使告即位于天下神祇司業張智詰闕里○勅修
高皇帝實錄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總裁太
常少卿廖昇翰林侍講高巽志翰林待詔方孝孺副總裁
國子博士王紳漢中府學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仲齊府
審理副楊士奇訓導羅恢馬韓龍宅郎何長官司吏目程本
立等纂修官

按廖昇襄陽人洪武中以[illegible]名與方孝孺王紳輩
友善有史才朗達負氣[illegible]
譚遂與家人勠[illegible]自[illegible]
足人性介富經術自蜀徵[illegible]
郎四年永難臨刑有兩問正氣歸泉壤[illegible]心在帝
鄉之句時年四十一坟復[illegible]母郭各年八十餘並子五
人皆謫戍妻王見教坊錄正德中御史熊相立祠祀之
其弟胡子義以荐辟起陞僉事聞兄死避世丹稜蜀獻
王聞而憐之令削髮自全子義辭以親之遺體有二子
歎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于難竟弃去莫
知所終葉惠仲臨海人與兄弟俱並有文名稱二葉惠
仲以知縣充史官充考試陞知府永樂元年二月坐修
實錄時書靖難事以逆黨論死籍其家妻蕭見教坊錄
程本立字道原系出伊川自杭徙崇德之同鄉讀書不
務章句敦行檢與海鹽沈孝子壽康友善國初舉明經
秀才歷秦周進長史謫馬龍宅郎何從一僕赴官曾單
騎入百夷諭逆者歸命奏計入京留修實錄陞翰林尋
試左僉都御史明年改江西按察副使未至聞變怳懼
誠奏事京師使覘朝廷所爲及至　帝召問府中事情誠
不敢隱遂密有委託使誠爲內應誠許諾還至燕復命
詔京省開科鄉試○遣燕府長史葛誠還燕初　燕王使
繼死所著
有異隱集

覺其顏色有異遂深疑之

二月都督韓觀練兵于德州○命都督僉事耿瓛倩左僉都御史景泰倩視軍北平尋召還

按此役瞷燕也燕王宴二人及三司官袁珙子忠徹執酒相之宴畢白曰宋忠面方五大身短氣昏張昺面方五小行步如蛇謝貴早肥氣短景倩身矮聲雄耿瓛顴骨挿髮色如飛火皆當不得終耿瓛長興侯長子嘗率兵攻永平革命曰論死景倩本耿姓眞定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性慧倜儻尚大節嘗假同舍生秘書約一宵還故負其約其人遽訟之國師倩詭曰某私稿耳誦之不遺一字其人反無記大慙恨既出倩特還之曰吾以子珍秘太甚故相戲耳又倩赴舉時淳化一女爲妖所憑倩宿之夜妖不至遂書景倩在此四字妖絕試禮部第三除翰林三十年署左僉都御史上即位擢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革命曰方練諸人盡死而倩獨委蛇倩朝人疑之一日早朝倩緋衣入先是星者言文曲犯帝座甚急　文皇固疑倩又見獨緋衣遂收之得所帶劒詰之曰我恐不死爲此不成天也毒罵不已抉其齒嘿而御衣　文皇大怒命鋸寸寸解之帰刷其肉肉盡罵已是後精英迭見已時入殿廷爲厲命族景氏籍其鄉轉相攀染謂之瓜蔓抄村里爲墟

詔尊　皇考懿文太子爲興宗孝康皇帝皇妣懿文太子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立妃馬氏爲皇后封弟允熥吳王允熞衡王允熾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詔薦賢養老璽田興學考察官吏旌孝賑貧揀骸埋胔贖民鬻子減田租

按先是　帝皇考既謚懿文帝諱又曰允炆及　皇子生復命文奎識者曰此吾下儒生之常稱耳不類天子氣象及改建文年號　燕王聞之訝胡乃重複至是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亦于且見其敗也

申命親王不得節制文武吏士○進封江都郡王爲公主儀賓耿璿爲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都督僉事宋晟總兵

鎮守甘肅

按璠亦長興侯子尚
勸直揭北平疾破之
上遜去璠益稱疾杜門不出竟坐罪
死公主仍降爲郡主明年春亦卒

以周府紀善周是修爲衡府紀善留史局

按是修江西太和人少孤力學舉明詩爲霍丘學訓導
入見　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　高
皇喜擢周府奉祠正尋陞紀善建文初王有過逮吏是
修以嘗諫免改衡府留篡修　太祖實錄好薦達知名
士數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衆
共挫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入京是修即遣書別
友人解緼楊士奇等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辭孔子
自爲賛繫之衣帶遂縊于東廡年四十九　文皇繼統
陳瑛言是修不順天命請加追錄　上曰彼食其祿自
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老于庶澹其學自經史下
至醫卜靡不究爲文敏贍所著有詩小序論語類編庸
衍太極圖綱常懿範通言家訓芻蕘集進思集嘗曰忠
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
故其行無不果臨取忠節遺事輯爲觀感錄朝夕省覽
初胡廣金幼孜解縉楊士奇與是修有約同死者已而
俱負約宅日士奇爲是修作傳語其子曰脫我死孰傳
而翁聞者笑之隨志斷曰君子謂諸
于無義而楊于諸子也復無恥矣

更定官制先是壽州訓導劉亨應求直言上言文武並用
久長之術六卿卑于五府非所以示均隆宜並爲一品國
子祭酒師表天下不當在太僕下武臣子弟宜立學教之
使知事上使下禮義　上嘉納之已與孝孺等議乃大加
更定詳明
野編

按亨字嘉會盧陵人博通經史洪武中徵賢人君子辭
歸養親復舉經明行修人對稱旨命說書擊盖殿尋以
言事謫壽州訓導上詔言事多采用陞武進忝修學正
課農桑有治績勝聘赴京靖難後坐宅事罷歸杜門不出

薦修永樂大典及考試官俱不就官德中薦亭老學堪師表亨日造朝辭甚懇　帝曰伏斗九十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尚書郭璡曰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得還鄉正統中卒年八十有二

朱鷺曰官制祖周官大亦慕古盛意乎獨不念　高皇帝經理天下三十年百度貞密何者不折衷于周官乎善法者師意何遽不如古而驟然變更于孔子稱孟莊子孝而獨難其不改臣若改　建文君臣何改之忍他至其削奪諸藩亦有動于漢鼂錯計而卒用亡天下總之咎生慕古之過歟

燕王來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監察御史曾鳳韶劾王不敬　上曰至親勿問戶部侍郎卓敬密奏曰　燕王智慮絕人酷類　先帝夫北平者强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明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詧　上覽奏大驚袖之翌日語敬曰　燕王骨肉至親卿何得及此對曰楊廣之

隋文非父子耶　上默然

按鳳韶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爲御史會藩王入覲失君臣劾之不報難後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又不至刺血書憤詞襟上曰予生盧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强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死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死勿易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亦守節死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生質秀敏孝弟七歲時相者相之曰此骨髮必爲名卿惜哉血不華色嘗讀書夜歸失道得一況牛馮之歸北入門乃黑虎也舉洪武二十一年進士除戶科給事中時諸王多僭擬敬乘間言之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以爲宗人經歷建文時密奏寧寢文皇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敬厲聲不遜　文皇特擯之臨刑從容歎曰變起家親畧無經畫敬死有餘罪經曰如生神色凜然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服其識也不獨以節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謚之曰忠貞敬立朝忼

慨英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
能究達所著詩文五十卷率峭拔磊落

免民貲舍錢○革松番衛

三月丁巳祀先師太學 上齊戒往盥獻拜跪禮如廟御
彝倫堂見師生賞幣鈔有差○燕王還國○召樓璉爲翰
林侍書○設海上巡檢以散騎常侍張成等七十一人爲
之

按璉字士連金華人嘗從宋濂學洪武中以藍田知縣
擢廣東道監察御史謫戍雲南至是召入 文皇命孝
孺草詔不可改命璉璉涕受之歸而愁悶妻子問曰得
無薦[方]先生耶璉愧曰我所爲此正恐累及汝輩耳遂縊

一夕
經死

新布按二司官糾察屬吏○擢神策衛經歷周璿左僉都
御史

按璿山東諸縣人以言事擢用與司中
俱官僉都御史靖難後不屈俱死之

燕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尋遣還時 太祖小祥
也 文皇遣二子來戚汎之曰不宜偕往 文皇曰往哉
今朝廷勿疑也齊泰請收之黃子澄不可以爲彼將先備
三兄弟輝祖甥也輝祖亦勸 上留之且言高煦勇悍無
賴倚騎射能寧惟叛王將叛父輝祖弟增壽力保無他遣
之瀕行煦入輝祖廄中取良馬馳去世子既還國 文皇
喜曰天賜我也父子得聚其後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多
上悔不用輝祖之言○國子博士黃彥清陳風俗彥清至

京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棗不受推遜良久遇旬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俟歸之而去彥清歎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備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　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歐譯聲徹內朕呼而諭之曰朕寬刑尚德兩年來中外愉愉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歟行事無禮歟外仁義而內實多欲歟憮然感愧自責而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尚未能齊斯言何政當也彥清頓首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　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矣

何不殺此乃心賊至殆後日患巨之禍

按彥清後在梅殷軍中私謚建文坐死并逮從子貴池金蘭等繫獄殷言彥清實不在軍中金蘭得釋

逮北平右布政使曹昱按察使陳瑛副使張璉至京師時北平僉事湯宗首告瑛受燕府金錢結爲心腹辭連昱及璉于是俱逮赴京下詔獄既而編管瑛于廣西昱放爲民璉降爲銅陵典史

三月　帝用齊黃簑命都督宋忠調緣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燕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胡騎指揮關童等在燕府者悉召入京師以都督徐凱練兵于臨清都督耿瓛練兵于山海關而張昺謝貴則密伺動定約期俱發

○調北平永清兩衛官軍屯彰德順德

按宋忠錦衣指揮使智勇有名洪武中疏救百戶死上稱其直三十年討西夷有功亡死難懷來子謙亦戍邊賜死

命都御史暴昭等二十四人充訪採使巡行天下問民間疾苦賞廉平吏黜貪墨不職者得便宜行事暴昭採訪北平具得燕藩情事密封以聞力請爲之備 燕王深憾之

按昭山西人爲北平參政時防藩府甚嚴未幾遷去採訪北平使後掌平燕布政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昭出亡被執抗罵不屈至去齒截手足乃口絕

京師地震求直言御史尹昌隆上疏言奸臣專政陰盛陽微誦見于天是以地震執政惡之出知福寧縣 上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人將不食吾餘命復原官

按靖難兵南下時昌隆上書言今日事勢日去而北來章奏言周公輔成王不若罷兵息戰許其入朝彼既欲申大義于天下不應便相違戾設有蹉跌便須讓位不失守藩若沈吟不斷恐禍至無日進退失據難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不報革命日昌隆名在奸籍驅出就戮乃當陛大呼曰有奏牘在可覆也檢有之曰火燒頭早從此言南北生靈受禍不若是酷遂貸昌隆以爲北平行部主事後坐呂震死昌隆太和人洪武十八年進士

夏四月并衛所○湘王柏有罪自焚死先是湘王僞造寶鈔兼殘虐殺人 上降敕切責召之王怒焚其宮室美人已而乘馬執弓躍入火以死○齊府人曾名深上變告廢人齊王榑爲庶人○幽代王桂岷王楩于其國並廢爲庶人

五月選補儒學官○詔衛官追
拾遺宋徵爲宗人府經歷王叔英爲翰林修撰

按德奚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爲編修三十
年與張信並陞侍讀建文中省御史改左拾遺靖難兵
起與方黃晝兵事後不屈死之宋徵未詳里氏侍建文
嘗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屬籍諸王間而恨之又嘗與盧
振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曹諸將失律懷二心靖難後縛
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王叔英字原采黃岩人洪武末
與孝孺同徵薦爲漢陽知縣又曰　上即位召入上資治八
策皆援古證今可見行事之也去病急或傷元氣去草嚴
鋤梗如醫去病如農去草則宜培養　上謂養其血氣
或傷不稼是故病去則宜培養而問變
其苗根北逼江干時叔英奉
會齊泰亦奔至相抱慟哭期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
浴衣冠書絕命詞縕中自縊于玄妙觀之銀杏樹有周
衆豈不佳所見良獨偏之句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有
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慙于後世墓在祠山麓嘉靖
中編修鄒守益請判廣德祠祀叔英妻金繫獄死女一

同赴井死有貞烈祠
叔英所著有靜學集

以趙諒爲留守左衛指揮僉事開平王甥也壯勇知方
上特信任之時時奉密命往來軍中諒能效職

六月召解縉爲翰林待詔○燕山左護衛百戶倪諒上變
告逮官旗于諒周鐸等誅之倪諒後死難○詔讓燕時　文皇
威名最盛又最長地勢形便兵力又最強朝廷深疑之太
子澄輝祖卓敬日夜謀所以防燕者而　文皇不得不生
心矣會燕長史葛誠件讀余逢辰稍洩其情而張昺等每
遇朝使至輒傳語宜早爲備　文皇固知之因託疾佯狂
走臥久之被讓遂稱病大暑圖爐搥顫曰寒甚宮中亦枚

而行朝廷稍不爲意誠逢辰告曷貴曰殿下本無恙公等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貴等深然之謀益急○遣中官逮燕府官屬時燕山護衛百戶鄧庸奏事至京下獄訊罪燕王將起兵狀齊泰即發符遣人徃燕逮至府官屬秋七月都指揮使張信叛赦燕○壬申燕府靖難兵起掌北平布政司事工部侍郎張昺都指揮使謝貴彭二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欲先之先是　文皇稱疾不出無問僧道衍起義之期對未可至是遣逮官屬又密敕張信手致　文皇信驚告母母曰不可若父嘗言王氣在燕分主者不效非女所能執也不如轉禍爲福信然之因請啓見

不得入詐乘婦人輿以入　文皇陽爲感風不能言信曰殿下果有事當以告臣　文皇稱疾益堅信曰王果無意乎臣奉密勅在此當就執　文皇始誠告之且曰生我一家命者子也疾召道衍謀事忽然檐庵墮地碎　文皇不懌道衍曰天欲殿下易黃屋耳乃喜遂定謀時謝貴等集兵布城圍王城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張昺約盧振內應一面飛章奏聞有所親吏李友直竊其草獻府中　文皇急呼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率勇士入守能曰先禽貴昺餘無能爲矣　文皇曰不如以計取之依內官來逮所坐名收下就令內官召貴昺付之將必入入則縛耳初四日壬

申　文皇稱疾愈御東殿集官僚伏兵左右貴昺不深虞果入爲壯士縛　文皇尚扶杖坐方進西瓜令校尉拳碎之已而曰水出不堪取刀剖之于是兩廡伏兵盡出捽葛誠下殿　文皇擲杖起曰我何病爲爾輩奸臣所逼耳誠等不屈皆斬之閹者驚相告稍稍散去王遂命張玉帥諸將夜攻九門克其八西直門不下燕將紿守者曰毋自苦朝廷已聽吾王自制一方矣亦下

按自誠死洪府謀深見根後族誅余逢辰字彥章宣城人兵起之日沈諫以死拒揮使二見貴殺急跨馬大呼市中集兵得二百人將入攻會府中建卒出格殺二

都指揮使馬宣卷戰不勝走薊州俞瑱走居庸關都督宋忠帥師次居庸退保懷來留瑱守關○靖難兵中止稱元年不稱建文自署官屬以丘福張玉朱能爲都指揮僉事

擢布政司吏友直爲本司右參議戍卒金忠爲燕府紀善

按金忠與相士袁珙同縣人忠當戍趙州不樂行珙一見曰此尚書骨法宜當大貴此行勿發奔卽愼境矣忠精于卜至燕邸召入以起義命忠卜之告大吉遂署紀善侍帷幄用其謀策後爲兵部尚書

燕王誓師曰予　太祖高皇帝之子今爲奸臣謀害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必訓兵誅之以清君側之患今禍迫于躬實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率爾將士誅之用命者有厚賞不用命者必有顯戮罪人既得則法周公以輔成王爾等其體予心毋違命○燕王上書請誅齊

泰黃子澄

書曰　皇考太祖高皇帝艱難百戰萬死一生定天下成帝業傳之萬世封建諸子翰屏帝室固宗社爲磐石安不幸　皇考賓天陛下嗣承大寶而知臣奉秦藩子澄輩包蓄禍心恣讒奮毒講假陛下之威權剪　皇家之支葉補博陋桂樓五弟不數年間並皆削奪幽囚行路矜憐柱尤可憫竊室自相殘害出陛下之心皆好臣所爲也心尚未足又以加臣臣在藩十餘年寅畏小心奉法循分陛下嗣統以來臣事君之誠明于昭日誠以君臣大分骨肉至親恒思加慎爲諸王先而好臣跋扈蔽陛下之聰明誣直爲枉加禍無辜執臣奏事人筆述刺襞備極苦毒迫言臣謀不軌遂分布宋忠謝貴張昺等赴北平城內外甲馬駢闐圍守城府周市嚴密小人挾貴昏始詢知奸臣欺許竊念臣於懿文皇太子同父母兄弟也今事陛下如事天也權奸之心不止害臣將滅朝廷孤立好臣得志社稷危矣伏望陛下察臣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渙發德音去此兇慝以肅清朝廷以永安宗社以保全親藩愚懇惟陛下念之臣又竊計奸臣之黨必已潛結深固恐陛下未除之伏覩祖訓有云如朝無正臣內有奸惡則親王訓兵待命天子密詔諸王統領鎮兵討平之臣謹俯伏俟命

江北蝗有司請使督捕　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過臣民其極言朕失俾得改有司其赦疑獄捐逋租尚窮之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爲災更有秋○丙子故北平都指揮使馬宣起兵薊州遇戰宣及衛鎮撫曾濬俱被執死之靖難兵降薊州○通州衛指揮鄭亭各以城叛降燕靖難兵破居庸璞走懷來○甲申靖難兵攻破懷來都指揮使陳質引師來援

都指揮彭聚孫泰力戰死之都督宋忠都指揮俞瑱被執
死之時忠守懷來瑱守居庸相爲聲援將謀攻北平城
燕王謂諸將曰居庸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窺必
據此乃可無北顧之憂初至衆心未定易以取也令指揮
徐安率兵徃攻瑱方部伍未定燕前鋒將千戶徐羊領騎
兵徑抵關門大呼殺入瑱軍敗走遂拔其城于是瑱走依
宋忠　王謂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有必爭之理因
其未至可先擊之忠輕躁寡謀狠愎自用乘其未定擊之
必破矣遂帥馬步精銳八千捲甲倍道而進　王據鞍指
揮有喜色先是獲諜者言宋忠誑其將士云爾等家在北
平城中皆爲燕府所殺委尸積滿道路宜爲報仇將士聞
之或信或否　王乃命其家人張其舊用旗幟爲先鋒衆
遥識旗幟又識其父兄子弟無恙相呼輸應皆喜曰我家
固安遂多降者忠帥餘衆倉皇列陣未成　王麾帥渡河
鼓噪直衝其陣忠勇大敗奔入城燕師乘之而入忠急匿
于厠搜獲之并禽俞瑱斬首數千級并斬都指揮彭聚孫
泰於陣獲馬八千餘疋餘衆悉降靖難兵既克懷來兵勢
大振於是山後諸州皆不守而關平龍門上谷雲中守將
徃徃降附矣是日將校被俘不甘降憤懣死者百餘人

按懷來之戰泰先登多斬獲中流矢裹血力戰奮呼陷
陣死陳質以都指揮參將守大同有威名陸都督同

知當發代府陰事是日引兵援忠敗
走退守大同革命日被執不屈死之

庚申靖難兵攻永平指揮使趙彝郭亮叛降燕○大寧總
兵劉貞都督陳亨都指揮十萬引大寧兵號十萬出松亭
關攻遵化逮萬獄

按大寧居遼東宣府之中在喜峯關外俯視北平之背
寧王藩封在爲大寧都司所統軍士華戎錯雜故用劉
貞陳亨卜萬朱鑑四人統之貞性異不斷而亨有二心
陰與靖難私通惟萬智勇超衆一心朝廷　燕王忌之
用反間計作書貽萬盛稱萬毀亭召所獲卒放歸投萬
置書衣中厚賞之而又故令同獲卒得窺見之亦請行
許得同歸獨無賞心懷不平比至事發
貞亨遂就萬萬極辨不能白竟下獄

八月以長興侯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
督寧忠爲左右副將軍同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都督
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陳暉平安等帥兵三十
六萬分道北征詔天下曰朕奉
宵衣旰食思圖善以安民豈意國家不幸骨肉之親屢謀
僭逆去年周庶人橚潛爲不軌辭連燕齊湘三王朕以親
親之故不忍暴其過止正橚罪餘皆不問今年齊王榑謀
逆事覺推問犯者又言與湘王柏燕王棣同謀柏自知罪
惡難逃先已自焚死榑已廢爲庶人朕以棣王於親最近
未忍究其事今乃稱兵犯關不得已遣長興侯耿炳文等
率兵三十六萬往討其罪咨爾中外臣民軍士各宜懷忠
守義與國同心永安至治

被是時命將出師俱出齊太黃子澄二人善畫　帝惟
召學士董詞論局官法度居便殿弄柔翰而已○耿炳
文燕人也以父君用功代領軍洪武初累功封侯給券
鎮守遼東稱老將善戰北征南至真定竟敗走召還仍
食故封永樂初陳瑛迎　上意劾之暴卒國除○李堅
武涉人以父英國公故尚　高祖第七女大名公主素
負才勇北征與燕將丘福戰互勝負封滄城侯給券已
而敗于滹沱河中槥被擒　文皇命械送北平道卒子
莊嗣永樂中除○吳傑黔國威襄公子也以指揮嗣封
征胡防倭有功以援貞定夫律論南寧伯指揮○吳高
合肥人開國紫功陞都督僉事建文元年從征福建至
夫有功已而兵潰滄州被　詔北平仍其官○秦忠
窩忠凱婿也死難○平安滁州人以父功襲指揮僉事
累官都督僉事北征有功進副總兵安力舉數百斤善
戰靈壁之敗被執以爲北平都司進都督僉事
事七年　文皇忠勇安乃尚無意安慰經死

祭告天地祖廟告出征也○誡北征諸將士曰昔蕭繹聚
兵入京而令其下曰一門之內自極兵威不仁之極今爾
將士與　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民負殺叔父名云云
朱鷺曰是典亡一大機也內兵心忌　文皇膽張此急
而彼奮此瑕而彼堅又何俟接戰覘勝負哉夾河戰後
文皇自抵京師無退計挺身當前或單騎殿後上教
之也夫不忍叔父其自忍乎眞宋襄之仁義也若欲勿
殺則如讓之欲兵無害則如已之讀史至此而不啞然
笑失聲愾乎當時在廷諸臣曾不出一言相難何歟陋
天蓬厥東而默以
相靖難之成與

書諭諸王削燕屬籍○徵山東河南山西給軍餉○令京
朝官請告歸省給勘合內府○徵謫戍指揮僉事伏顒等
入京復其官○赦程濟出獄擢爲翰林編修充軍師護諸

將北征

按濟朝邑人徐州之棲諸將樹碑叙功濟一夜徙祭碑人莫測其意後　文皇見碑大怒推之遽止曰爲我錄文來因按姓名行族誅濟姓名獨沒鬻處得免　上出十時間計濟濟曰云云乃免立召僧入爲　上薙髮從出士遇險輒用術脫去數十年後隨　上至南京莫知所終與同邑高翔起明經翔勵名節濟好術數翔曰願爲忠臣濟曰願爲智士其後翔九十死難

置平燕布政司于眞定命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時北平布政司爲燕所據故翰林待制王禕爲翰林學士諡文節

按開國以來文臣無諡自禕始以其子紳爲之請也

徵雲南兵○己酉耿炳文兵次眞定壬子靖難兵入雄縣降鄭州都督楊松潘忠俱被執辛酉靖難兵逼眞定耿炳文迎戰大敗奔入城被圍副將雷李堅審忠都督顧成指揮劉燧等俱被執癸亥圍解靖難兵還北平先是炳文率所部兵分遣徐凱駐河間潘忠屯鄭州楊松率銳鋒九千進據雄縣約忠爲殿壬子中秋夕　文皇度松等夜飲不備率衆渡白溝河夜半來圍城攻破盡屠之九千人皆戰死潘忠來援松　文皇先遣譚淵領千人伏月漾橋水中忠至伏發夾擊忠松俱被執并失鄭州　文皇曰炳文在北其部將張保降燕言狀　文皇厚撫之遣歸詐言被縛

脫還又言雄鄭破降燕兵且旦夕至若河南兵北移麾可併力以禦炳文遽用保言移營壬戌　文皇遣將攻破其東南炳文出城逆戰大敗奔入城副將軍李堅審忠及都督顧成河托指揮劉燧皆被執成降燕燕兵遂圍城炳文盡力堅守　文皇乃解圍還數日之間內兵死者斬殺幾五萬溺死無算遺馬甲鎗重亦無算○吳傑率師來援眞定兵潰謫降

九月以曹國公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代炳文還炳文稱老將善戰至是敗衂報聞　帝始有憂色召群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無足慮今天下全盛士馬精強兵甲堅利粮餉充足區區一隅豈足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必成擒矣曰孰堪將者子澄曰景隆文武全才也向不遣炳文而用景隆必無此矣　帝然之親餞景隆于江滸賜犀玉帶斧鉞召炳文還京○谷王穗自宣府遁歸京長史劉璟獻策不報

按宋忠敗達邇震恐谷王故偕妃妾遁歸劉璟隨谷王來京獻十六策　上命璟參議景隆軍中璟初嘗至燕文皇與之奕璟勝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文皇曰卿獨不少讓我耶璟正色隆軍不見聽信景隆敗璟夜半渡蘆溝河破冰胃雪走良鄉梨趾跋行三十里遇其子貊翼上馬還家養疾二年與疾赴闕進聞見錄千萬言又不聽革命日璟稱疾不起逮至京見　文皇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个字下詔獄徵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不許得歸葬璟文成公子字仲璟豐髯偉貌議論英發

陳經史究極韜畧權奇諸書洪武中召見上喜曰眞伯温兒以爲賜門使曰欲汝日夕左右會封谷王諸大臣思得端雅推環忠勇才畧授長史并敕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嘉靖中學憲萬潮肖其像配享文成祠○石撰平定州人洪武中爲寧府長史非兵起撰獨計備禦已見授終不屈支解死之○龍鐸宇德剛萬載人言洪武中爲浙江按察使左遷長洲知縣陞吾府長史會上徵晉兵鐸力主發赴後之有收其遺骨得所自書贊曰忠孝歸一生非二

召遼王植徙荆州召寧王權不至削護衛

按 太祖諸子中燕王善戰寧王善謀初燕王嘗巡邊與寧王相得甚歡北兵起齊泰等慮兩王通燕故有是舉及削護衛燕王喜曰取大寧必矣乃遺寧王書告窮臧求解陽若不知詔削者寧王喜靖難兵遂趨大寧

監察御史韓郁上書不報

書畧曰諸王親則 太祖之遺體貴則 孝康之手足尊則陛下之叔父使二帝見陛下爲天子而弟與子皆顯戮彼雖可廢而在天之靈其能安乎臣每念至此未嘗不流涕也此皆豎儒病於慮太深而至此夫唇亡齒寒誰不自危周王既窴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是則朝廷激變之也及燕之舉兵厥今兩月前後調兵者不下五十餘萬而乃一夫無獲謂之國有謀臣可乎將不效謀士不効力徒使中原無辜赤子困于道路迫于轉輸命不聊生日甚一日甚九重之慮無已出入惟握頎國大事者方且揚揚自得陛下必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若無事人由此觀之彼其勸者續之而不堅殊有理也陛下誠不忝此臣愚以爲不待十年必有蹙膚之悔矣伏願少垂洞鑒興滅繼絶釋齊王之囚封湘王之墓還周王于京師迎楚蜀爲周公俾其各命世子持書勸燕以罷干戈之舉以厚親戚之恩如是天下不勝幸甚○按郁此疏推 祖考之心以感建文斥讒臣之誤以警 不悟謂 非天耶

江陰侯吳高及都指揮耿瓛擁兵圍永平○景隆

師次河間山東參政鐵鉉督餉仍贊軍務時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炳文餘衆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河間鉉飛檄輓粟水陸並進賴以不乏　燕王聞之呼景隆小字曰九江膏粱豎子耳未嘗習兵色厲中餒岐刻自用曷克任事以數十萬衆付之是自坑之也趙括今復見矣然吾在此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將乘吾出矣攻堅城在前大軍回擊必成禽矣諸將曰北兵少奈何　燕王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吾在外可隨機應變非專爲永平也直欲誘之至而擒之耳吳高怯不能戰聞吾出援必走是我一舉而解永平圍且破九江也遂行戒世子嚴守勿出

〇靖難兵援永平高退保山海關

十月靖難兵襲破大寧都指揮使朱鑑死房寬叛降燕劉貞喆亭自松亭關來援亭叛襲貞降燕吳高既遁去燕兵追殺數千人燕遂議攻大寧諸將曰劉貞守松亭急未易破安取道至大寧也且景隆必擾北平不如還師徐圖之文皇曰今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兵壯者悉聚松亭城守特老弱易敗耳拔城之日撫安家屬則松亭之衆不降必潰北平高壘堅持而吾以大寧既拔之勢赴之必克之弟行亡捷計貞亭聞有靖難兵急趨援大寧會亭向有二心于燕又大寧破遂欲附燕出貞不意襲貞貞

悔曰吾失斷也夫不得已浮海還京於是松亭師潰諸驍將悉降燕

按朱鑑北平行都司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獨力戰多斬殺既而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上聞之加卹典文皇檄中所謂凌遲萬段者即鑑也

靖難兵以寧王還北平大寧既拔　燕王駐師于城外遂單騎入會寧王執手大慟惟訴窮蹙祈請甚切寧王爲之草表陳謝居數日情好甚篤從官稍稍入城陰結諸胡并思歸之士皆許之既行寧王餞送郊外伏兵擁寧王偕行招諸胡及護衛官校成卒皆從大寧城爲之一空靖難兵自此愈盛矣于是寧府妃妾世子皆攜其財貨隨寧王還北平自後大寧弃與塞顏諸處盧虜其行都司遼于保定而京師東北遂失一藩籬矣○李景隆師師圍北平不克時景隆聞　燕王在大寧遂帥師渡盧溝橋喜曰不守此橋吾知其無能矣遂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又結九營于鄭墩村親督之以待　燕王之還令壘營人各爲戰非受命不得輕動遂攻燒順城門燕府儀賓李讓與燕將梁銘等拒守甚力世子嚴爾部署選勇士時時夜縋城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惟都督瞿能勇奮與其二子帥精騎千餘殺入張掖門銳不可當顧後軍不繼乃勒兵以待景隆忌能成功使人止之候大軍同進城中于是連夜汲

此時抗忘功者為得不懷恐陰可磔万段

水灌城天寒氷結明日南軍難欲登城不可得矣　燕王
至會州簡閱將士立五軍命都督指揮張玉將中軍朱能
將左軍李彬將右軍徐忠將前軍房寬將後軍軍各置左
右副將以大寧歸附之衆分隸各軍
十一月庚子靖難兵及李景隆戰于北平景隆敗走還德
州時景隆日夜戒嚴士卒植戟立雪中苦不休息凍死及
墮指者甚衆　燕王謀知之謂諸將曰違犯天時自斃其
衆吾不勞而勝矣景隆遣都督陳暉領哨騎渡白河　燕
王帥精騎薛祿等追擊之暉敗僅以身免乃悉精銳攻一
營盡殲之莫有救者連破七營遂逼景隆營張玉等列陣
而進至城下城中亦出兵內外交攻景隆不能支宵遁翌
日九壘猶固守北兵次第破其四壘諸軍始聞景隆走委
棄兵糧晨夜南奔景隆遂還德州燕諸將稽首賀王曰前
臣等請破景隆然後攻大寧而　殿下不從睿算神謀制
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　王曰此適中爾向卿等所
言皆萬全之策我所未用者度有可乘之機耳此不可爲
常法但後有商畧無難於言

燕府再上書遂傳檄天下

書曰臣明奉宗藩兒惡權奸橫加大惡上書自陳今歷
三月未蒙垂察罪大大兵討罪不已竊聞朝廷論臣有

不軌之事八謹陳其詳惟陛下垂省其一謂臣護衛踰
額祖制職掌條王府官軍不拘數目各王府皆然此奸
臣枉臣一也其二謂臣不當無事操練軍馬祖訓兵衛
條王教練軍士遍數不拘此奸臣枉臣二也其三謂臣
不當於各衛選用官軍千戶百戶從王於所部軍職選
此奸臣枉臣三也其四謂臣私養驍勇壯健卒本洪武中
歸附處於北平　皇考命於護衛歲給衣糧備虜此奸
臣枉臣四也其五謂臣招致各處異人術士養于府中
日夕論議為非竟無主名此奸臣枉臣五也其六謂臣
府中守禦四門不當僭擬皇城守禦之制更番甚踰祖
訓兵衛條凡王府守禦均番此奸臣枉臣六
也其七謂臣宮室僭侈訓營繕條燕
因元之舊非臣僭越此　皇考所賜祖訓營繕條燕
子高煦過涿州擅筮驛官此奸臣第二
為臣不軌之迹宛然昭著一驛官遂指
臣八也　陛下與臣皆出　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后
於屬最親奸臣猶得誣以極惡則疎遠小臣天下細民
欲寘死地可望雪理耶其不濁亂天下傾危宗社不已
甚乎為長周齊湘峴五府已去獨臣未去臣去則楚蜀秦晉諸國不難去矣寧王無罪此又
削其護衛譬諸人身手足皆去身能全乎伏望陛下鑒
臣愚誠思宗社大計斷然不
惑去此奸慝臣某頓首頓
首

徽言我父皇奉天承運肇夷一統長子立為皇太子餘
子封王各守藩屏以為
秦晉二王繼殞父皇慈念
孫居東宮洪武三十一年
孫即帝位我諸王不
矣帝年幼沖任用奸邪小人屏弃典刑殘害骨肉天變
屢見怵不修省此皆齊尚書等不知有皇
帝皇帝被奸臣惑溺父皇陵土未乾周代湘齊峴五王
相繼鼠流齊尚書等又使惡少謝貴等為北平都司官
張昺為布政司官與本府長史葛誠合謀六月圍我王
墻栅我王門殺我守王城率諸軍披甲執杖銃鼓叫呼
聲震城野七月初旬且引兵入王城以都指揮張信言
洩其奸不得已起兵禽獲逆賊謝貴等七月十六日擒
宋忠殺都指揮泰俞噴八月十六日破雄縣擒都督
潘忠楊松二十五日破真定走耿炳文擒左副將軍馹

馬李堅右副將軍鄭忠右都督顧成何托都指揮劉燧
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璿楊文以遼東兵圍永平寻直抵
永平高等夜遁還兵大寧都指揮房寬來降殺朱鑑都
督劉貞陳亨守松亭關不克幾齊尚書黃大卿等左班文職
踰去大寧遂平未幾齊來降寻襲破其營擒亭貞
又矯詔曹國公李景隆領兵五十餘萬十月十六日攻
北平圍城甚急寻以寡敵衆景隆大敗斬首十萬九千
餘級景隆夜遁去寻本
皇后皇太子親弟秦居諸王之長禮曰父
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奸臣齊尚書黃大卿等誓必不
與共戴天也故欽遵祖訓統兵三十萬誅討左班文職
奸臣傳檄天下藩屏諸王暨官吏軍民咸使知朝廷左
班文職奸臣大逆不道我仇
皇之仇爲子者義在必報父
罪黜都指揮僉事周成表成降燕○省平夷衛
十二月徙江陰侯高廣楊文鎮守遼東以燕
李英等伏誅○靖難兵攻廣昌守將楊宗叛以城降時景
隆駐德州 燕王知其銳意後衆曰我先趨大同彼必來
援南兵脆弱不堪此苦寒地疲於奔命不戰而屈其兵矣
遂出紫荊關攻廣昌○駙馬都尉王寧謀叛幽之○河北
指揮使張倫等自叛南歸結盟報國
按張倫勇悍負氣節嘗喜觀古忠義事感薊州馬宣曾
濬等起兵攻北平不克死發憤因率兩衛官軍南奔結
盟報國初從景隆軍已從
盛庸軍多戰功後死義
以工部侍郎練子寧爲吏部左侍郎○茹常復爲兵部尚
書
按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起居注
伯尚之子初從竹莊先生游命賦水村居詩曰千山蒼
雨石泉通一夜春雷繹龍長器之廷對言今日用人狗
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非育才用人之道劉

切無忌諱　高帝親擢第二授翰林修撰內艱力行喪禮已復補翰林至御史大夫當景隆召還子寧執之于朝數其罪固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責國奸臣備負執法不能除之請先伏誅遂至罷朝靖難兵渡淮衡府紀善周是修靖江府自用事者誤國罪用事者恕且史蕭用道上書論大計指斥能容直論乎詔者愧而止革命日子寧被縛至語不遜文皇命斷其舌且曰吾本意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誅姻戚坐戍邊者百五十一人所著詩文名金川玉屑集正德中江西學憲李夢陽爲金川書院祠子寧刊其集行世

初令武官襲替兵部關吉五府○加景隆太子太師

按景隆之敗子澄曲爲隱護　上不得盡問且云將圖大出故有是命兼賜璽書金幣珍醞貂裘等

訓古其中以尚父丹書之言夏書宮室聲色之戒命方孝

孺製銘○從肅王楨于蘭縣在從化內○選募誅勇士以楊本從也

爲錦衣衛鎮撫周拱元爲所鎮撫

按本中牟人精遁法吳王撫軍本靖登臺觀兵見大水淼茫一軍無跡王駭問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帥北向本常持三十斤鉄棒臨陣北軍被靡無敢前屢取勝景隆忌本不上功本約日出戰請繼兵景隆曰種得瓜熟容別人採去耶擁兵不救本窓疏請治景隆罪且曰衣帥失律亦云屢矣耿炳文表宇喪士二十萬于燕地　皇上憐其舊臣老將不忍加刑魏國公輝祖征燕亦復虧喪士馬　皇上召回仍命掛印教場操練李景隆四月進兵喪失無數責問及師臣下若此曷望收功乎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募義勇先鋒參謀等官悉臣自保舉用特命親王監軍庶馳直搗則可免生民于塗炭議甚慨慨不能用本孤軍獨出無繼被擒繫北平獄後北兵濟南失利守國者恐北平摧動索本殺之　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不得究用方欲用之奈何殺本命收葵之○周拱元沅州人熟諳兵書善占候信乎

辰沅州人有功不知所終

休○有客不把為相將亦以之天下事未有不壞於婦嫉之人若言及此欲思變之指○有一隅本而不能用安望天下不失

沙特堂少名將西固監用之軍資兵本吾陰以此脅黃之為國謀不忠一至于此卻死不足惜

漢事矣

殺留守指揮同知李申○叅贊大將軍軍務高巍使燕巍
上書願使燕披忠膽陳禮義曉禍福許之至燕稱國朝處
士臣巍上書　燕國大王

其詞曰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升遐遺詔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　聖明天子嗣
登寶位誕布惟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矣啻考
姬朝野皆曰內有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
可待不意大王與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竟不
知其意何出王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以爲動
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須王君臣之義大明
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得奉明詔置死度外來見大王
使盡一言求頸血污地者稱臣宿計太和生當殞者死
當結舌之願也昔周公罔流言即避位居東若大王始
知謀逆者譸送京師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
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極逆通大興甲兵襲彊宇任事者
得藉口以爲殿下假寐左右既文臣實欲效漢吳王倡七
國以誅鼂錯爲名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雖豪
傑鳩集無賴因時乘釁率烏合之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
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兵取容雲下秉
平襲雄縣掩真定易若建瓴但自典兵以來經今數月
尚不能出區區蕞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
一焉大王將士殆亦疲矣況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
以一國有限之衆應之約不過三十
萬大王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
之疑況三十萬黎庶之士可保終身困迫而死于殿下
乎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朝廷寬宥再修親
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執迷
不悟僥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讓國之
義徑庭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倘有蹉跌取
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髮書生蜉蝣
微命生死不懼著但久蒙
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爲孝子當爲忠臣
死忠死孝臣至願
也書再上不報

按巍遼州人事母蕭至孝洪武
七年旌孝尋授前軍督府斷事十八年上疏墾荒田抑

末技愼選舉極名器數事
稱旨議賢議謫貴州關索嶺計徑代役
田里未幾知州王欽應詔陳
今日藩封過侈親王多驕親
延紀綱不立制之又恐傷親親之誼事屬難處誼曰欲
天下治安莫要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
義國小則無衰心真裁制諸侯之良策也臣愚以爲置
景錯削奪之策行于文偃下推恩之令秦晉燕蜀四府
子弟分王於齊兗楚潭湘而齊兗楚潭湘復分王少
秦晉燕蜀四府其餘寧遠代谷慶肅等府以次分王少
其力而減其地則藩王之權不削自弱其賢如河間
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初赦而終懲令
親王告
修身齊家宣父明訓睦族和邦帝堯盛德惟皇上覽
察焉　上奇之不能用命
自投南蠻遇鐵鉉相持慟哭誓效死同守濟南拒退北
兵巍賦志喜畧曰至濟而破圍思張巡之忠堅遇吾
鐵相知已朋聯若徐將軍之趙刺盛統兵之桓温愈憲
高公之紳護大參宋公之周旋禦陣張都統之能勇給
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議論斯文王侍講之

勉旃衆資群策屈力保全後京城破繫死驛舍○時有
高不危者往建文死義弟宣戍海南子繼兒充軍頂兒
監候聽決家屬男婦十三名
或曰不危即高巍字非是
以錢芹爲行軍署斷事芳爲副都御史葉砥爲翰林
院編修
按錢芹字繼忠吳人少好奇節洪武初辟督府掾從中
山王出沙漠解職閒居者二十年鄱守姚公善虛懷懇
請見芹授一冊竟不交言而退冊中言勤王事善立薦
起爲戶部司務留中議事尋署行軍從大將軍容議軍
事多所斷畫士何入奏道病幸猶條兵事上旌政年七
十二賜楮鈔歸葬吳縣之黃山○太芳大興人博學能
詩文有奇名或贈之詩曰此日能爲賦貴誼何時
復註書洪武中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召對悅之擢秦
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賚甚寵太芳感激額其
堂曰希董方孝儒爲　稱大芳志意偉然不充不語深
有得于正誼明道之旨在都院嘗遺詩淮南守將梅殷
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

莫教鉄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寒上功名馬伏波
若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四月八日死之子
三並論死二孫死獄中妻張死教坊司有希董集五卷
行世○葉砥上虞人有學行洪武二年進士除定襄縣
丞坐累謫涼州仕門力學諸謫士伍爭從砥游上元
年求賢砥以史才交薦召爲令官修國史或又薦其才
堪風憲改廣西按察僉事永樂初坐修史書靖難事多
微詞被逮藉其家惟書數篋釋之仍命總裁永樂大典
後請郡得饒
州卒于官

龍齊泰黄子澄仍留京師以
諉天
文皇再上書請
朱鷺曰謂罷齊黄是殚靖難耶何愛二人而不以謝天
下即二人亦何愛一身而不以存社稷而甘心焉可也
如漢景帝斬錯東市亦可也名逐而實留之欺遠損重
謂國體何度
文皇有心是特借二人以發難逐亦未
不逐亦來又安取罷二人以快敵示朝廷怯嗟乎此兩
人實釀亂非能賢也陽逐之陰留之至其後也旋逐之
旋又欲還之幾見用
人如此而國不亡者

庚辰建文二年　舊爲洪武三十三年

正月丙寅朔天下官員來朝免賀○靖難兵攻蔚州守將
王忠李遠叛以城降遂逼大同
二月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陳迪右侍郎黄觀知貢舉翰
林學士董倫太常少卿高遜志充考試官右拾遺宋逢吉
史官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燮同考試官御史王
度俞吉士監試

時貢舉官奏南士輕剽不可當大事欲約重北御史高
翔侍講方孝孺疏辨稱湯立賢無方歷舉南方人季札
子游徐穉魏徵陸贄張九齡杜衍范仲淹等實之　上
深以爲然詔如故○按黄觀貴池人字瀾伯一字尚賓
初從父贄姓許資甚顯敏受學元黄晦晦死節觀益自
砥礪嘗纂輯微書舍勵業其中洪武二十四年會廷試

俱第一授官翰林復黃姓累陞今官　文皇來索齊黃
兩人觀草荅詔極其誠斥四年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
郡勤王王安慶聞變大哭已謂左右曰吾內必死矣妻
翁有志節知其不辱也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自京
奔至言翁夫人暨二女同被執有象奴索釵釧出市酒
肴夫人急携二女并率家屬十人投淮清橋下死觀喜
曰信猶至李陽河聞　上崩朝服東向哭拜投淵流中
朝使者令舟人急鈎之得其冠以獻　文皇命束芻象
觀取冠冠之而刲于市籍其家并逮姻黨洪熙初得釋
柯進傳其事正統中縣令龔守愚就觀故址祠祀之○
王度字子中歸善人少力學道經史能文以明經儒士
薦起家為山東道監察御史有風裁疏十餘上多見采
行與調兵食東昌之捷用度密陳便宜方孝孺嘗與書
誓死社稷四年秋詔戍河州坐語不遜衷其族卒年四
十有
七

詔均江浙賦人得官戶部　詔曰國家有惟正之供田賦
不均民不可得而治江浙賦獨重而蘇松準私租起稅時
以懲一時頑民耳豈可爲定則以重困一方宜悉與減免
照各處起科畝不得過一斗田賦既均蘇松人仍任戶部
○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革十三道置察院一　詔曰頃以
治獄繁興易御史臺爲都察院與刑部分治今賴祖宗神
靈刑獄頗簡其更都察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糾貪殘舉
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務忠厚以底治平其省御史員
定爲二十八人○改景清爲御史大夫○以監察御史戴
德彝爲左拾遺　緣省員改是職○以黃觀爲禮部侍中　係增置　掌尚
寶司事○湖廣左參議楊砥上書請罷兵安置遼東
書畧曰帝堯之德始于親睦九族今當務惇
睦不宜加兵自剪其輔枝葉盡而本根撥矣

韃靼可汗帖木兒瓦剌王猛哥帖木兒款北平○李景隆援大同○靖難兵還北平○景隆遺燕書時北兵攻大同急景隆疾引兵出紫荊關　燕王自居庸關還北平不得戰內兵凍餒甚衆景隆因致書北平請息兵不報○保定知府雒僉叛降燕

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策試禮部貢士吳溥等一百一十人　制言繇親逮疏篤遜舉遠百王之所同也堯舜之時黎民於變時雍矣以親則有象之傲以臣則有共鯀之兇將聖人之化有所弗及歟抑性惡之人不任受化與朕何修而可底順治刑措不用川與俗何以比屋封克追奎

熙皞之世也○賜胡靖王良李貫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靖良貫授翰林修撰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餘以次授官稱得人勳名顯永樂後者甚衆

被靖初名廣對策藩陛深人心不搖　上喜擢第一且曰胡豈可廣乎賜更名靖或曰廷對策長最優將首之貌不揚故易靖未知是否○陳繼之蒲田人既授戶科給事言江南僧道多冗之靖難兵起建白多不遜革命曰不屈死之其父母子弟俱遠戍妻女沒官○黃鉞字叔揚常熟人祖明德夢神授以鉞因名以生負薦授宜章典史　上改元舉湖廣鄉試明年成進士歷刑戶禮科給事中三年丁外艱出京方孝孺就問曰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宜有以教我北兵日南我未知所底也鉞對曰三郡鎮江最要害守非其人是撤藩籬以借敵也其指揮童俊被潛不可測獨蘇州府知府姚善忠義激烈

有國土風能當一面顧仁慈有餘而馭下大寬治郡之
良才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
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家濟時艱
善得書與鉞相對嘆泣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
廬足跡不入城靖難兵至江上善受詔督五郡兵勤王
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遂至善所時後來以鎮江降
靖難後奸人縛善去鉞聞之慟哭遂絕食瞑目求死或
告鉞已欵附矣鉞瞪目曰無降姚太守七月十一日善
凌遲死報至鉞乃歎曰信則趣禮捨起登栗川橋西向
再拜而號曰幸見希直于九原徘徊久之給家人歸祭
具奮身入水死友人楊祁聞而日夜泣檐側百方以求
鉞屍不得數日忽自出立水中體完不潰福身抱起葬
之北山屏處福父深早奇鉞與福共學三年俱聞邑
令辟賢良深遽謂君何不自韜晦累及吾子深以洪武
中絕下法太重也鉞曰亡慮乃教福農夫裝尹有問茆
操吳音弗置對遂免辟鉞出官給諫封駁甚多外艱歸
杜足不出有御史行部至虞邑問黃給事家無習知者
一老人引至葛澤農收藏路御史步抵其舍鉞從素幕
中對語移日供蔬粥而別曰戚居弗克雞黍其操致如
此鉞永死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曰并錄鉞鉞親
交人自危福獨不避忌諱荒史氏曰淡福文
子知幾嗜義君子哉隆慶初常熟祀鉞鄉賢

定乙榜舉人署教格舉人隸乙榜者署教諭訓導給俸三
年入禮部試試中計所教人得中鄉試就進士出身資格
加陞一級否從本級其下第而所教人中鄉試者與實授
九年通考黜陟年未三十不願署教者聽○諸武弁犯法
被黜者悉叛走降燕燕盡復其舊職

朱鷺曰人主之意向下所環而應也捷于蹕轉神于鵬
化得其然而莫識其所以然夫 高皇帝起布衣濠上
奮一劒成帝業專意右武而當日干城爪牙輻輳歸命
爭効死力以集事劒名爛焉方是時左班不得望幸澤
而亦無短長可效不過定制度修詩章蔵蔵奉 上旨
而已及至 建文皇帝注思講學悟武蔵文縉紳親而
介胄疏于是翰苑有錫謚尚書登一品四秩之間氣着
移焉而文臣莫不踴躍致身趨死如歸其凜凜著亢節

者無慮彌百數蓋振古
接踵其臨陣生心甘爲虜縛者多至千人皆身爲將師
都督指揮者也砥柱潰流增國壯烈自魏國公祖父子
暨謝公貴馬公宣朱公鑑外幾何人哉噫兩朝相反曾
不甚遠一何文武離合之異也豈非上所化哉故夫人
立治天下德澤威嚴格之或不足意向移之而有餘矣

四月朔李景隆會兵德州郭英等進兵眞定以圖燕○靖
難兵至白溝河景隆率諸將兵合戰都督平安斬其將陳
亨奔靖難兵復戰內師大敗都指揮瞿能俞通淵滕聚力
戰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還

按是月辛丑　燕王率衆渡馬駒橋南駐武清癸丑景
隆軍至河間先鋒平安先至白溝河　燕王進至固安謂丘福
等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喜專而違衆郭英老邁退縮縱不法吳傑懦而無斷數子皆平庸安恢而自用胡觀騎
兵夫其來無能爲也惟恃其衆耳然衆不可恃也人衆易亂擊前則後不知擊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左右
不相應徒多無益也況彼將帥不專而政令不一紀律縱馳而分數不明徃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甲非
不利逐之即敗而風行草偃其摧敗披靡失志喪氣至今竟號鬼奪夫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三軍之
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甲兵雖多糧餉雖富適足爲吾之資耳爾等但殊馬礪兵聽吾指揮擊之如拾地芥所
謂敵雖畏或便無鬬又曰誡衆寡之用者勝吾之策審矣弟慙爾等過後當謹以爲戒是日燕軍渡王馬河駐
營于蘇家橋其夜大雨平地水深二尺王坐交床待旦

己未燕兵渡白溝平安伏精兵萬騎邀擊　王曰平安
暨子徃從吾出塞征胡識吾用兵以故敢爲先鋒今日
吾且破之使心膽俱落安驕勇善戰互有勝負燕屢却
會都指揮何清被執方暇安收兵還營時景隆胡觀郭
英吳傑等合兵六十萬駐白溝河藏火器一箱蜂擁馬丹地中人馬遇之輒爛夜與燕兵大戰　燕王從三
騎殿後迷失道下馬伏地視河流辨
東西始知營在十流合衣庚申　燕王率衆渡河而北
省吉盡掩殺之是日景隆諸軍進戰破燕後軍房寬胡騎三百叛降燕燕胡騎指揮狼

須走平安善鎗刀斬燕陳亭大將也已而高煦帥精騎數千合燕王接戰兩軍相持都指揮瞿能引其子及精兵萬餘人奮躍而前大呼滅燕斬百餘騎景隆遂麾諸兵乘敵後燕王見張玉未能丘福陣動急又見陣後塵起曰敵繞出吾後矣急馳騎赴之戰甚力左右曰彼衆吾寡奈何宜退就玉軍可以并力景隆等呼噪益進矢石俱發注如雨紱傷甚乘三服矢都盡乃持劍奮擊劍又缺折稍却馬瞿能幾及之燕王急走隄登高處佯麾鞭若招後繼者景隆等疑有伏不敢上王遽奉乘馳入陣陣動會旋風忽起折我大將旗內軍大亂崩潰如雷瞿能父子力戰死俞通淵勝聚等皆死燕王因命乘風縱火焚諸營聯河者子是郭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弃器械輜畜萬萬計所殺溺死者二十餘萬人燕兵又追至月樣橋降十餘萬人景隆卓騎走德州初景隆在師中上遣中官賜璽書斧鉞渡江忽大風雨暴作舟破盡沉諸江夏四月復賜之至是盡爲燕軍所奪景隆素粵恣紀律不嚴號令煩敗歸者以爲將非其人天之不假易耳白溝暴骨如莽過者悲焉是役也輝祖承上命帥師來救獨得全軍以還

豈非天意亦不得供答之過也

陳建曰兵務精不務多兵在將用之善否不在衆是故善用之文皇以八百勇士而興不善用之景隆以六十萬衆而敗建文之屢敗而遂亡非它咎在兵務多而將不任也文皇之於論用兵可爲萬世鑑矣

又曰景隆再以數十萬衆大敗南軍至此事勢不可爲矣建文之亡由黃子澄之薦景隆誤之也景隆真一趙括文皇方幸其來而子澄乃中敵人之所幸烏在其爲謀國雖然子澄之悞亦天也天將有所成則必有所悞子澄之誤天將以成我文皇之大業也天之所造雖智者失其謀勇者失其力而況子澄景隆之流乎是故建文之不終文皇之靖難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也

五月景隆奔濟南靖難兵入德州轉掠濟陽孺學教諭王省死之

成祖遣人攻德州李景隆棄城走德州并軍餉百萬數燕游兵掠濟陽執教諭王省既而釋之歸坐明倫堂伐鼓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今日君臣之義何如遂大哭諸生亦哭省以頭觸柱而死其女靜

遁即舉周薄聞靖難兵大
父遺骸竟得之以歸葬省
省字子誠吉水人洪武中
堅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歷
教授陳思賢者茂名人學
詔至思賢堅臥不起迎頃
珏鄉君默曾廷瑞呂賢謂
舊君位哭拜如禮遂見執
曰死于道嘉靖中學
副邵銳立祠祀之

朱鷺贊王陳罷曰薄坐廣文之擅輕撫城社之寄繩大
義亦何暇毛瑣以及二公而二從容論諭守格生徒一
觸柱以糜軀一哭位而就縛甫區區求不負朝廷豢養
已哉隱忍苟活留憾在心彼必去此而後快而何暇計
任之厚薄與夫義之緩急歟殆盡性至命之學力也備
建文天子敦尚禮樂廣厲教化之效歟抑　高皇帝鼓
舞豪傑有素蓄厚而騰茂歟夫建文寬慈撫世而福祚
不終幾爲後世姍笑獨其人心懷戴殉節爭先勃出一
時將士人濟陽量父忠死節預遣人求
父遺骸竟得之以歸葬省
省字子誠吉水人洪武中
堅乞便養得浮梁教諭歷
教授陳思賢者茂名人學
詔至思賢堅臥不起迎頃
珏鄉君默曾廷瑞呂賢謂
舊君位哭拜如禮遂見執
曰死于道嘉靖中學
副邵銳立祠祀之

朱鷺贊王陳罷曰薄坐廣文之擅輕撫城社之寄繩大
義亦何暇毛瑣以及二公而二從容論諭守格生徒一
觸柱以糜軀一哭位而就縛甫區區求不負朝廷豢養
已哉隱忍苟活留憾在心彼必去此而後快而何暇計
任之厚薄與夫義之緩急歟殆盡性至命之學力也備
建文天子敦尚禮樂廣厲教化之效歟抑　高皇帝鼓
舞豪傑有素蓄厚而騰茂歟夫建文寬慈撫世而福祚
不終幾爲後世姍笑獨其人心懷戴殉節爭先勃出一

督餉山東參政鐵鉉參軍高巍自臨邑還守濟南○靖難兵攻濟南景隆出戰敗奔入城被圍鉉巍及統兵盛庸力禦却之

景隆之南奔也巍鉉隨之以臨邑感一時城堡望風奔潰方對酌端午怃慨涕泣以死自誓相期協守濟南以須後援遂趨入募兵并集潰卒景隆自德州來就鉉丁丑　燕王率衆趨濟南已卯景隆出兵合戰城下敗入城燕兵遂圍城疾攻鉉巍等悉力防禦大挫燕衆燕王射書招降生負高賢寧作周公輔成王論荅射請罷兵辛巳　燕王命其下明曰無恐鉉乃許令軍民出降　燕王大喜下止灌之令鉉伏勇士開門候　王入用板下之幾中其計　燕王大怒乃以礮擊城將破鉉書　高皇帝神牌縣城上師不敢擊鉉每出不意募壯士夫突擊北兵皆破之　燕王甚憤計無所出

按盛庸以靖難兵起充參將嘗從長興侯曹國公出戰濟南之功封侯代景隆總兵東昌夾河殺燕兩大將四

年累敗歸附　文皇命守淮安改守山東即致仕有子
戶王欽御史陳瑛發庸私謂有異謀請誅庸遂削爵暴
卒○高賢寧濟陽學生受學于教諭王省時偶在濟南
城中故爲荅論已執至　文皇作論秀才耶好人官之
固辭其友紀綱時爲錦衛指揮僉用勸就職事曰子
以軍旅發身寧書生也食廩有年于義不可綱言于
上得遣歸年
九十七而卒

都督僉事朱榮棄樂城遁歸誅之

六月置資德院及官屬名員○更置詹事府官○八百媳
婦國入貢○遣尚寶司丞李得成使燕議罷兵

濟南圍急子澄等計請和以怠燕得成慷慨請行見
文皇濟南城下　文皇執詞得齊黃乃解兵歸報以爲
辱命下獄
尋釋之

七月都督平安率二十萬衆次單家橋欲分兵出御河奪
燕餉舟復德州聞高燧出軍良鄉遂不敢進

八月濟南圍解靖難兵奔還北平庸鉉復德州陳旭遁去

北兵圍濟南三月堅不能破　燕王憤不懌僧道衍曰
師老矣于是解去鉉庸等乘勢奔之遂復德州勢稍振
朝廷以爲終須破滅
燕耳不復爲意矣

承天門災詔求直言○乙字庫災○改謹身殿爲正心殿

置學士一員○改方孝孺爲文學博士　翰林院
增置額

九月皇門成遂改題諸門

承天門災尋營建之落成尚書鄭賜請更易門名以應
天變考孺乃考周制改承天門爲皇門午門爲端門端
門爲應門
門爲路門
陳建曰自古人君繼體守成莫大于法祖故詩書所稱
不曰繩其祖武則曰監于先王成憲曰毋作聰明亂舊

章聖謨洋洋也夷考建文數年間官制舊章變更殆盡
只此已大不是矣　祖訓序曰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
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
法之初意而天地祖宗亦孚佑于無窮矣建文承
祖訓陵土未乾奈何悉取而紛更之將何以致神明之
孚佑是故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建文只此一事已足以
致亡矣且改易門名豈應天變之急務豈濟時艱之長謨無益成敗之筭而
師得以爲辭耳方正學一代稱賢不能救正其君之失反從而稱周禮以附會之愚故著論以附于春秋責備
賢者之義

徵洪武中功勳誤廢者子孫錄用之

十月更定歷事監生選用法○置威武中衛募雜士

滄州○靖難兵襲破滄州徐凱等被執

時平安吳傑駐定州盛庸屯德州徐凱陶銘城滄州爲特角之勢以固北平　燕王密謂其下張玉曰德州城

上以濟南完守賞玹庸等誥封三代及銀幣有差官軍
妻貴等五十四人以次陞賞庸爲大將軍總兵官節制
諸軍景隆召還赦不誅黃子澄練子寧固請誅之不聽
子澄誰借哭向膺數曰誤荐景隆萬死不足贖罪有尚方有劒
天幾蓋冠之句

平燕將軍庸左右副將軍陳暉平安參將馬溥徐真參贊
軍務玹督兵北進

十一月庸駐德州　燕王移直沽之舟至長蘆載降獲輜
重順流而北王自率衆循河而南庸兵襲其後不克　燕
王遂至臨清屯館陶掠大名焚我軍餉

十二月靖難兵至汶上掠濟寧庸玹率兵躡其營東昌遣
先鋒孫霖營滑口而燕將朱榮劉江張破霖都指揮唐禮
被執霖走乙卯　燕王至東昌庸背城而陣具列火器藥
弩以待燕方恃屢勝直至前衝庸左翼不動退而衝其中
堅庸麾兵圍　燕王數重會平安兵亦合庸益銳大戰斬
其將張玉大將也燕騎往往有棄甲降者而朱能等率胡
騎奮擊我東北角於是西南漸薄　燕王易服奮躍馬以
出燕兵爲火器所乘大敗走庸軍復大呼噪擒斬萬餘人
燕兵遂北庸趨兵追之復擊殺無算丙辰直戰燕又敗步
卒先走庸乘之復殺傷無算北平震動先是庸玹聞燕兵
且至先簡閱精銳勵衆誓師盛犒宴將士人人思奮遂大
勝燕出師以來未有是也當燕兵敗北時　王獨以一騎

殿後特 帝 慈也 適高煦領指揮華聚等兵至獲庸部常指揮等數人而去靖難兵既退駐館陶而庸遂飛檄真定滄德者將水陸特角以邀燕歸路竟不及然燕大喪氣矣○國子助教王紳卒○詔舉優通文學士以處士唐愚士爲翰林侍讀○以鄒瑾爲大理寺右丞

上勑翰林方孝孺等集古初以來經史中事爲一書以攷治亂昭鑒戒故有是詔時愚士寓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孝孺首薦立召翰林與孝孺俱領修書事進講前漢書明年病卒詔給舟歸葬枚唐愚士名之淳以宇行山陰人少負奇志好學性孝其父肅爲洪武中應奉翰林文字有文名愚士得游公卿間宋濂器之肅謫死臨濠愚士奉喪歸葬求父遺文雖荒郵殘壁畢纂不遺每有得輒哀誦聞者棘心愚士貌奇偉博聞多識爲文蔚贍七長詩翰嘗游秦周燕薊間多紀詠詞旨超絕亦稱練達世故晚遇遂卒君子惜之○鄒瑾永豐人洪武末薦

子京赴教諭遷監察御史王紳稱其志篤才敏議論磊落忠義其天性也革命曰不屈死之

辛巳建文三年 舊爲洪武三十四年

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有事郊廟宴羣臣賦詩頒示中外

按寶方一尺六寸九分十二萬方精一執忠宇宙永昌朱是上在儲位時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上行郊祀宿齋宮夕復感夢命玉人琢爲大璽至是慶成上且自謂天眷在茲而不知重寶石義已開鼎革之兆永昌永宇默應永永稱矣

歷城侯獻東昌之捷○靖難兵還北平

燕王歸耶東昌之敗道衍曰前固已言之師行必克但費兩日耳兩日昌也自此全勝矣與朱能力勸整肅前

進遂召募
勇敢士

工部尚書嚴震直督餉山東○享太廟告捷

按震直字于敏烏程人洪武中起家布衣授試河南參政進工部尚書魁梧質誠太祖呼爲嚴老實而不名出使龍州修桂林靈渠論雨廣鹽法嘗監軍安南得玉帶一金戒指二不欲距夷情也以獻 上同事御史誣論之 太祖黜御史而賜震直田宅世復其家北兵起督餉齊魯間兵敗被執後復爲工部使安南密疏訪建文 上遇于雲南道中相對而泣 上曰何以處我對曰 上從便臣自有處夜繞于驛亭中

召復齊泰黃子澄官仍預軍國事

二月燕王祭陣亡將士張玉等自爲文祭之涕零如雨自褫所服袍焚之以衣亡者丘福見王憤恚謂朱能曰王志氣如此何憂大業不成乎

按張玉者河南祥符人初爲元樞密知院洪武初歸附爲東昌之戰 燕王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 王以衝擊而出玉不知王所在突入陣大戰殺數十百人玉亦被創而歿 王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王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一良輔吾至今寢不貼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後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早歿追封榮國公

乙未靖難兵南下駐于保定先是 燕王謂朱能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莫如乘其未出先進師擊之不可坐受兵制乃戒勵將士遂出師至保定與諸將議所向衆言定州民新集攻之可拔王曰野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于收效況彼軍相爲特角攻城未拔頓師城下必合勢來援勝負未可知也今眞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

出迎戰先來擊者敗之餘自瞻落諸將曰二百里豈遠哉軍分兩陣賊聞彼合勢齊進我腹背受敵矣王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爾等勿憚試觀吾破之按自此計不復退矣○歷城侯駐兵德州約吳傑平安出眞定攻北平○加禮部尚書陳迪太子少保調大理少卿江善聞良輔河南湖廣肅政增置按察司副使○以鎮江知府薛嵓左補闕胡閏爲大理左右少卿

按閏字松友鄱陽人博學敦行太祖征友諒至鄱陽見吳蒿相望題竹詩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間得閒立召見里儒生也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繼事上以直諒知名遷左補闕胡閏爲

職數預殺貴軍國議革命日不屈死之籍其家妻汪氏郡奴見教坊錄子傳道論死傳慶成邊郡奴爨絮污而誓二十一年釋歸無恙鄉人競遺之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餽足年五十六卒尚處于鄉人私謚曰貞姑嘉靖初邵銳祠祀聞○薛嵓聞鄉人恍慨有辦才嘗使燕散詔諭勸文皇旋師永樂中使安南至芹站伏發被虜死

三月庸及靖難兵大戰夾河斬其將譚淵再戰風沙大起庸敗走德州都指揮莊得楚智皂旗張等力戰死之

辛未庸兵至鄆家橋已斬燕營于夾河辛巳燕衆至夾河庸結陣甚堅燕兵掠庸陣旁火車火銃强弩戰猶固而不可動乃退庸出千騎追之燕即率萬騎步兵半之薄庸陣終不可動燕步卒攻左掖騎兵搗中堅庸始揮諸軍莊得等力戰斬燕大將譚淵及其部下指揮董真保等燕小卻都指揮庸陣後燕將朱能張武等從庸軍火器不及發戰猶久中鉄鏃相幸不能先後亦小卻都指揮莊得騎將楚智被執不屈死之張皂

旗者以都指揮充偏將九皂旗先登屢有俘馘至是力戰死猶執皂旗不仆北軍皆異之是夕戰酣迄暮各斂兵入營　文皇以十餘騎逼庸營野宿明旦引馬鳴鼓穿營而去諸將士相顧遲疑不敢發一矢以上有吉無使余負殺叔父之名也　文皇既還營復嚴陣約戰燕軍東北庸軍西南自辰合戰至未互相勝負屢進屢退將士皆疲各少息頃之復起戰相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沙礫擊面庸軍大呼乘風縱擊庸軍大敗踴躍踐死者無算　文皇追齊至滹沱河庸力走得脫遂還保德州當是時庸特東昌之捷輕敵謂此舉必破燕將士咸攜金銀卸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為燕兵所獲

真定諸將平安等率師駐蠡家橋甲申與靖難兵大戰擒其將薛祿已遁去復戰陳暉不相援安敗績

閏三月吳傑平安帥師及靖難兵戰于藁城敗績初安與吳傑約合兵盛庸協戰北出真定聞庸敗乃還燕王謂諸將曰吳傑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叫歸避我不戰是為中策若來求戰則下策也乃設奇以誘之是日散軍四出聲言取糧又令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奔入真定城中報云燕軍各散取糧營中無備傑等信之乃謀出師掩其不備遂出軍滹沱河距燕軍營壘七十里　王聞之大喜夜趨兵渡河諸將以時日不利為言　王曰拘小忌者誤大謀遂遣騎兵遏河上流步卒輜重從下流渡遂與南軍遇于藁城傑等列方陣西南　王曰方陣四面受敵乃以軍際其三面悉精銳攻其東北隅復自以驍騎循滹沱河絳出陣後傑安發火器大弩射　王矣槊旗華叢于堋毛竟不及　王時安于陣間縛樓高數丈登以望軍勝大喜麾軍力戰無不一當十　王望見安樓上率精騎直趨樓攻安安不自持急下樓墮而走　傑軍亂追奔抵真定城下俘斬六萬餘人都指揮鄧戰陳鵬俱被執安傑入保真定南兵愈解體矣　王遣人送所建旗回北平論世子善藏之使後世毋忘

按前此白溝夾河與今此定城三大戰靖難皆有風助之異先敗而後勝天意所在不見而章自此而南非成敗之形成矣嗚呼昔漢高以人風而脫雎水之圍我成祖以大風而成屢勝功自古帝王之得天下何往非得天以爲本

靖難兵掠順德廣平大名遂次于大名○復謫齊泰黃子澄誅燕罷兵○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詔大理少卿薛嵓報之

書稱臣燕王某謹奏爲息兵養民事太子澄誅臣大惡激上深誅發天下之兵殫府庫之財以中臣臣歷忠懇號天高不聽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詎忍父子俱被無辜之戮而令陛下受枉殺親王之名哉故以兵自全誠非得已大軍之至每自推衂臣亦不敢用爲喜恒用傷悼念此元元蒼赤皆　皇考所息養而奸臣一巨盡驅之白刃之下使溝血成川暴骸蔽野嗚呼寃哉彼實何罪比聞太子澄皆已寘逐臣一家不勝更生之慶然臣猶未能盡釋于心者將士皆曰是直緩我耳果出誠心則吳傑平安盛庸之衆當悉召還而今聚境侵迫有加無已是奸臣之身雖出而奸臣之計實行臣思其言恐亦人事之或然者也夫聖人感人至誠豚魚可孚而況人乎書至　上召諸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不戰自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眞定諸將渡蘆溝橋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書徙延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　上曰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當特報燕別爲榜諭數十言刻印萬紙授當令散燕軍中當至燕軍　王問來意當曰朝廷言殿下旦釋甲暮卽旋師王怒曰是紿我也當惶恐不能對將士譁欲殺當當戰慄俯伏地　王令護當南還當是時上下益猜勢不相釋奏諭徙其言則美施于用則踈夫以文武備而使敵人得乘其敝耶必不然矣且方黃惟務集兵不知選將似此舉措尤未爲得何也天下無不勝之兵

而有不可敗之將將非其人雖衆不足恃也耿炳文真定之敗以三十萬李景隆北平之敗以五十萬白溝河之敗以六十萬兵集莫衆于此矣然皆以將非其人一敗塗地衆果足恃乎方黃不知鑒此乃以爲投檄之會殆未之思矣且數千宣諭大類掩耳竊鈴曾此而能密曾德有餘而才智不足正有餘而禮變不足稱可爲蔣平之相以扶危濟傾難矣哉

禮制成頒行天下○翰林侍讀唐愚士卒

四月吳傑平安盛庸出兵扼燕餉道不克

五月燕遣武勝上書下勝獄

書言比荷聖明名臣所奏諭以偃兵息民而當歸未十日吳傑平安盛庸叅發兵絕臣糧餉要殺臣將校數百人臣將士宁臣約束不敢起鬬而陳等必欲求釁畧不見捨與比爲下詔皆殊背馳誠有以中臣將士之所疑孤臣父子之所欣幸也前日詔書如此今日好臣矯制如彼臣自救之計敢一日而忽哉恐陛下實有潛臣之心而爲社稷計愚忠無任戰兢俟命　上覽書歎曰燕王本　皇考孝康皇帝母弟於朕爲叔奈何必用兵爲也召孝孺諭意對曰陛下即欲罷兵兵一散即難復聚彼或長驅犯闕何以禦之今軍聲方振詰徒書當不遽耳幸無惑甘言　上然之遂下武勝獄

調刑部左侍郎王良爲浙江肅政按察使

按王良字天性祥符人歷官侍郎建文二年問燕國人罪從未減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懼武穆非人也聞變大慟有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于私第方躊躇妻問之良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汝耳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歛歐置池旁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即列薪于戶付遺囑家人今妾抱幼子往匿某處事家或曰託之汴商遂舉火鬻室自焚死事聞　文皇曰死本良分朝廷即信毀不得徙其家于邊台人陳燧私識良事輒爲流涕正德中察使梁材學使劉瑞祠祀之

六月靖難兵掠濟寧及沛都督袁宇率師邀擊敗績

辛酉燕遣別將李達等南掠餉道壬申至濟寧以無備故縱燒掠隨至沛益甚前後燬舟萬頭糜粮無數河水盡赤魚鱉皆浮漕卒盡散去京師大震軍興以來資粮步騎三萬邀擊李遠等有支吾之苦矣壬午都督袁宇率中伏大敗脫身獨走

殺觀海衛指揮使張壽壽飲中言國事危急坐妖言論死

○遣太僕少卿祝孟獻使朝鮮市馬

七月靖難兵掠彰德都督趙清禦邯之北兵日擾城下樵採清出兵追之輒引去于是城中乏薪乃屋炊　燕王遣人招清清對使言殿下至京城但出片紙召清清不敢不至今爲朝廷守封疆其敢乘命失職　王悅清言緩其攻

○平安率兵攻北平靖難兵還次定州平安邀擊燕將劉

江于平村敗績

安營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燕世子督衆固守遣人如靖難師告急　燕王召都指揮劉江問策江忼慨請且曰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行江曰殿下如何兩處顧得徒圍走不定爲敵笑耳俄而曰臣策成矣　王喜呼酒送其行江約曰臣至北平以砲響爲號二次砲響則迸城若不聞第三砲則臣戰死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自倍宜令軍士人帶十砲俟三次砲响之後爲驗者放砲不絕則遠近皆謂大軍經至安軍必駭散已而果如其策安敗走還真定

遣錦衣衛千戶張安貽燕世子書

先是方孝孺門人林嘉猷常居北郵中久之知高煦及三都王不睦于世子儼素奸險亦惡于世子儼方曲事三都王與世子協守北平高煦從軍中時時傾世子孝孺固知之因言于　上曰燕父子兄弟可得而間也間兵家所貴世子誠見疑　王必北歸　王北而我餉道通事乃可圖　上然之孝孺作書許王

世子燕地命錦衣千戶張安持書往世子得書不啓封
押安俱致　王所三郡王儼先已馳使告世子且反
王疑之問高煦煦曰世子固善太孫語
未竟書至啓視遽曰嗟乎幾殺吾子
朱鷺曰誘子劫父殆急而走險者耶獨不念先以逆教
天下與幸而無成成乃羞萬世孝孺生平正學自遇動
軋聖賢何相背之戾也仲
尼曰顏沛必于是難言哉

大同守將房昭引兵入紫荊關掠保定下邑駐易州水西
寨約期進攻北平　燕王聞之即日還兵援保定○限僧
道田人五畝○定銓選法
八月丁巳燕王渡滹沱河留其將孟善守保定○丙子真
定總兵遣都指揮韋諒率兵餉饋援房昭○丁丑燕兵圍
水西寨遣別將朱榮圍定州○老撾入貢○放還不識字

人材及年未壯者
九月甲辰燕兵攻定州時燕解水西圍并力攻定州房昭兵糧贍足相持不能破也
都督平安進攻北平不克還次眞定○倭寇浙江
十月眞定諸將遣兵援水西寨及靖難兵戰于齊眉山敗績昭諒走寨破
平安等遣都指揮花英鄭琦率步騎三萬援昭水西寨燕王自定州馳還英等列陣齊眉山下王潛兵出英陣後合戰英琦及都指揮王恭指揮詹忠等俱被執房昭韋諒脫走遂失水西寨
靖難兵還北平○徙慶王于寧夏○翰林修撰王艮卒
十一月遼東總兵楊文攻永平不克出兵攻昌黎遇燕將劉江戰敗指揮王雄等七十一人皆被執○命兵部右侍

郎徐庶招集兩浙義勇
接庶字宗寶黃岩人聘授風紀宮謫淮陰驛丞鄞邑士多所造就召見奬諭庶聘主文衡陞蘇州通判擢兵部侍郎奉使北明年庶家覆沒于京師庶杜門終老侃然義槩不屈

平安敗靖難兵于楊村○韓勒通燕寇鐵嶺○皇少子文圭生

靖難後廢爲建庶人幽中都廣安宮入禁甫二歲其後英宗復辟之年隣庶人無罪久繫禁欲寬之李文達公賢從旁贊曰堯舜心也即首請行英宗遂靖于太后出之鳳陽歲給薪米聽婚娶出入自便又擬閣者二十人婢妾十餘輩給庶人庶人伏地頓首且喜且悲然年已五十餘矣而不識牛馬當出禁時有以他虞沮者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詔勿朕承祖宗大統欲天下羣生咸得其所而況宗室至親也哉憫此遺孤特從寬貸詔下人人感歎盛德云

十二月丙寅燕師復出北平○置神武錦川鎮淮等衛劾駙馬都尉梅殷鎮守淮安

殷梅殷汝南侯思祖從子尚高后長女寧國公主有謀能騎射天性恭忠最爲文皇所敬之見大祖愛幸受密命輔上以誓劍一遺詔一付之既守淮安悉心防禦燕王來假道以進昏爲名殷拒之曰皇考有遺詔王怒遽更書言朝廷信奸我欲除之耳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荅詞曰留汝口與賊下言君父恩義不可忘王不得道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革命日殷聞變大驚慟欲死未決王迫公子齎指血爲書以招殷殷歎曰君存與存君忘與忘吾姑忍俟之見文皇皇曰駙馬勞苦對曰勞而無功文皇曰卿幾得罪明年冬殷依家都督譚深指殷死狀文皇怒罪兩人兩人曰文皇其實文皇怒罪兩人齒斬之溢殷榮上命也益怒命力士特金瓜落兩人齒斬之溢殷榮定公公王疑出上意奉衣大哭問駙馬安在上咲解之以二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僉事

詔奉差中官毋得外橫洪武中中官出使約束甚嚴不得與士民交易至是有以暴橫聞者詔許所在有司但遇暴橫中官害及士民即時擒縛送京于是中官奪氣密謀北戴矣

革除遺事云靖難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中官有密約內應者謂須直搗京師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既正位內臣多次第權爲邊藩鎮守云

詔吏部試翰林史官楊士奇等以次錄用仍留士奇于翰林（）進遼府紀善程通長史（）龔泰爲禮科都給事中

按通字彥亨績溪人初爲太學生洪武中舉應天鄉試時遣諸王行邊以封建發策通對拜遼府紀善既進職隨王徙荊州有衛士紀編者幸王通數辱之革命日綱入賀留用錦衣衛通曾上一防禦北兵數千言指斥不避繩囚問言之遂械通至京論死家人戍遼籍錄其家得田數十畝書數百卷績溪程氏最衆使者仁恕不忍及龔泰字叔安義烏人少孤力學洪武十九年鄉薦入太學史部策試第一除戶科給事中建文三年遷都給事文皇渡江泰與妻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死汝第攜幼稚歸否則俱溺井無辱已被執報以非奸得釋自投城死

太祖高皇帝實錄成（）改程本立江西肅政按察副使（）以兵部武選司郎中古朴爲右侍郎（）以徐貞馬溥爲左右府都督充參將率偏師北進　更定六科給事中品級及更定倉官黜陟之刑

陳建曰是時前兵屢替靖難之師日逼國勢危如累卵矣而猶以改更制度爲事揚揚若無事時昔人譏崔處士不語讓　壬午建文四年六月己巳　文皇即位

正月命魏國公徐輝祖率京軍往援山東○都督平安復
通州不克指揮賈榮等兵敗于衡水○靖難兵攻破東阿
及東平指揮詹璟被執吏目鄭華死之

按鄭華以行人使川廣元年註誤謫東平吏目兵起輒
謂妻蕭曰吾必死義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惟君所
命華囚托家友人無錫丞趙次進北兵薄城時諸長貳
悉弃城走華獨忼慨率吏民憑守之力不支請援山東
又不至乃不
食五日死

靖難兵攻汶上都指揮薛鵬被執攻沛指揮王顯叛降知
縣顏伯瑋及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死之

按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顏眞卿之後洪武末舉賢良除
知沛縣嘗同督運德州守北兵所過皆歸附瑋集民兵
備禦以死自誓既而北兵駐沙河轉攻沛伯瑋遣丞胡
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詣徐州告急候援不至度不能
支乃令弟珏次子有爲遜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
矣已題詩察院曰太守羣公鑒鄙情咄嗟國難未能平
丹心未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本豈能支大廈
三軍空復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
北兵夜入城顯迎降瑋冠帶升堂南拜慟哭曰臣無能
報國遂自經死其子不恐告兄之友晏聲時官徐爲傳
悉奏之南關外珏脫走以告其事唐子清得民愛黃謙果敢能戢下兵入被執欲降
之俱不屈而死正統中御史彭勛爲瑋起墳并立祠時
又有獻縣令向朴者慈谿人遭慈湖之擧爲行能養洪
武中遷訪材知獻時兵荒後朴闢荊榛教農桑流移復
歸民安其治北兵南狥獻無城又當兵衝朴直以忠義
鼓激民耳力不足懷印綬以死
民哀而葬之嘉靖間祀朴鄉賢

置四川英武前衛 以祭酒張顯宗爲工部右侍郎○靖
難兵至徐州

按顯宗字明遠寧化人有文名爲洪武二十四年進士
三十年署祭酒 上元年實授奏便宜擧政一新北兵

至淮奉詔起義兵江西因募民給餉六月復還職革命
日謫戍興州交趾平起顯宗左布政使勞來撫輯夷民
安附永樂十七年卒于官顯宗性行孝友
政事敏達時以文學飾吏治宣蹟稱焉

二月內師集濟寧餉卒潰于鄒縣靖難兵攻徐州○初置
京衛武學○更定尚書以下秩階

三月甲申燕兵自徐州進攻宿州平安率精兵四萬爲先
鋒追躡之壬辰　燕王至渦河安進至淝河遇伏戰敗胡
騎指揮火耳灰哈三帖木兒皆被執安等駐宿州燕將乃
斷徐州餉道○燕兵攻破蕭縣知縣鄭恕死之

按恕字本忠仙居人善詩書畫博雅士也貧甚不去取
一介蕭然斗室日與諸生講論風高一時寧波知府曹
聘爲昌國訓導陞蕭縣民愛敬之燕支將王聰攻破縣
恕死之後藉其家二女當配自求死死之子濂湜姪溫

沒須發北
平種瓜

四月安及靖難兵戰于小河斬其將王真敗之時安軍營
于小河亘十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遇燕騎兵合戰斬
一將陳文再戰復大勝斬王真真勇將也　燕王嘗曰奮
勇如王真何功不成每戰衝敵一以當百安麾騎圍真數
匝斬之　燕王見失兩將兵西渡河而南安乃力自督戰安操長鎗
馳追幾及之忽馬蹶不前燕番將王麒躍馬入陣援去是
役也燕軍大懼議北還

按革除遺事云先是　王嘗夜夢與安戰將敗一男子
豐貌美髯乘白馬提大刀自西來呼救駕砍安馬應聲
而倒　王得院閒其姓名曰華城隍神也至是一
一符夢　成祖天命在躬百神呵之理所宜有

魏國公徐輝祖會何福將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時平安軍營小河南燕兵據小河北魏國公率京軍來援都督同知何福亦引兵會安軍聲大振燕無不人人震恐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內軍再勝薄暮輝祖斬其將蔚州千戶李斌等十餘人斌在北軍最號勇敢燕死燕軍益懼會大霧各斂兵還營乙亥燕諸將欲還北平不敢顯言請退屯小河東就麥觀釁而動朱能鄭亨力言渡河非計且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奈何一挫生心　王然之下令曰欲渡河者左諸將多趨左　王大怒曰任汝所之于是諸將不敢復言還當是時　王已不解甲數日矣會京師傳言靖難兵北歸　上以京城不可無兵乃召輝祖還京何福孤軍無援遂不能禦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機亦可以觀矣謀臣自古繫安危齊黃方練諸臣徒爾顓忠而知兵非朱能匹也何往而不敗哉

何福諸將及靖難兵大戰于靈壁敗績指揮使朱瑄力戰死之福走都督平安陳暉馬溥徐真都指揮孫成等禮部侍郎陳性善大理寺丞彭與民欽天監副劉伯完指揮王資等百五十餘人皆被執性善死之時平安營于靈壁會

燕王遣萬人遮餉道而高煦伏兵林間安率馬步六萬護餉突至殺死燕兵千餘　燕王麾步軍橫擊斷爲二遂亂

何福出壁來援與安合擊殺燕兵復數千却之高煦伏起
燕王還兵來戰福遂敗奔入營堅守下令明旦三砲突圍
出師就糧于淮河庚辰燕軍三震砲攻營福軍誤謂已砲
競趨門塞不得出營中紛擾人馬障濠塹俱滿營遂破安
及諸將及監軍等悉被執福單騎脫走　王縱性善等南
還性善朝服躍入河死自是南兵益衰識者知金陵不守
矣

按宋瑄鄆國公歲長子建文初爲府軍右衛指揮數戰
有功靈壁之戰先登敢戰斬首數級諸營敗猶格鬬力
屈死歲卒時已改封西寧侯兵部上子孫名瑄子本以
長孫宜嗣　文皇惡瑄乃侯瑄弟琥○陳性善山陰人
洪武中進士　太祖稱君子人以行人入翰林檢討初
劉基卒　太祖書基子璉出觀象玩占獻上性善

等侍　太祖綸錄威嚴下施率手顫不成字性善獨不
雅書法端楷悅之　賜酒久之陞禮部侍郎　上每即
位特召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欲
言多從之然輒爲奉行者沮格性善時時質　上前
上引過賜絹百匹既死義怒　文皇追戮其尸徙其家
于邊尋赦還○彭與民萬安人以貢授兵科給事中累
至今官非征時推與民有風裁知兵略命督察諸將飭
被執遣歸與民懇憤裂冠裳弃去表忠錄稱後逮死○
王資未詳亦逮死○劉伯完精占候又精
阻
盾法故置軍中被執得釋去莫知所終

吐蕃寇陷保寧所

五月遼東兵潰于直沽北兵南來　上用齊黃謀調遼東
兵十萬至濟與鐵鉉合力以絕北兵後總兵楊文帥之至
直沽遇燕將宋貴等截殺遂潰竟無一人至濟南者○靖
難兵至泗州守將周景初叛降○靖難兵渡淮大將軍敗

之遂克盱眙縣

時庸率馬步騎數萬戰艦數千列營淮南燕營淮北丘福朱能等以小舟潛濟出庸後庸軍駭亦盡弃其戰艦軍資北兵遂渡淮駐南岸遂攻下盱眙縣

守淮河兵部王事樊士信死之○諸將分屯鳳陽淮安靖難趨鳳陽知淮安府徐安邀阻之不克靖難兵至天長遂至楊州守將崇剛御史王彬死之時燕兵既渡淮　王會諸將圖所向或謂先鳳陽徑趨滁和渡江或謂先淮安自高郵以達楊眞即渡江可無後顧虞　王曰不然鳳陽樓櫓堅完所守既固非攻不下恐震驚　皇陵淮安高城深池衆饒兵衆攻之不下順日持久屈威挫銳援兵一集非我之利不若直趨揚州儀眞當是時徐安守鳳陽毀橋斂舟以斷來路梅殷守淮安不肯假道又都督孫岳備禦甚嚴也

按徐安鄞人洪武中舉人材官知濟南府調鳳陽靖難兵自儀眞趨京師奇兵從間道從靈壁出鳳陽渡河安諜知之折浮橋絕舟楫拒守北兵彊獲漁舟以濟後安歸田逾年舉遺逸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庄田文皇怒曰朕昔尚爲困況若曹乎逮安謫戍雲南○王彬充之東平人洪武中進士爲監察御史奉命巡江淮治楊州北兵至崇剛練兵濟濠晝夜不懈彬一倚任之會指揮王禮有二心欲降燕彬與剛覺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甲不解常隨以千斤力士燕將飛書城上有縛王御史來降者官三品禮弟宗厚賂千斤力士毋誘力士出適彬解甲洛盤中爲千戶徐政所縛昇至城上投燕兵中不屈死政遂出禮等時江都知縣張本欲守節不附其母曰天命也可違乎遂與政以城降本故不善剛剛亦不屈死剛楊州世指揮也正德

中祀郡名
宦本州

靖難兵至儀真○詔天下勤王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亏之困苦而不亏救乎凡文武吏士宜即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亏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臣民無不慟哭者○遣刑部侍郎金其禮部侍中黃觀國子祭酒張顯宗翰林修撰王叔英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已無及矣○復召齊太黃子澄○蘇州知府姚善寧波知府王璡率師勤王

按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居魚塞志行淳實學識超邁時露忼慨氣爲諸生日講扁讀書所曰待旦軒工詩喜七決武中鄉舉歷邵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績三十年知蘇州因俗救正張弛合宜蘇以大治聲最諸郡好造請郡獻賢訪治道郡中王賓韓奕俞貞木錢芹普高隱士不折節下焉善留心國難嘗密結四郡守訓練民兵同効力已奉詔督蘇松嘉常顓之兵前未及戰會變　文皇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縛獻　文皇曰若一郡守敢舉兵抗我善勵怒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妻宋見教坊錄子節謫戍賀幼子繼兒配蘇州保兒習匹局正德中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蘇州有姚黃二公祠祠善子澄也荒史氏謂子澄宜祀諸其里足矣不當濫祀蘇州退子澄而進鉞可也鉞即常熟黃鉞○王璡字器之日照人通經史尤長春秋初仕教授坐謫洪武末以賢能薦授寧波府潔廉峭峻杜私謁革吏胥弊絕豪武人故常取狠衛吏卒璡一日見魚肉無饌怒庖後撤而命痤之號薤羹太守燕兵逼淮上璡多方料理造大船款取海道趨瓜州截北兵衛卒朋謀縛璡至京　文皇問造船何爲璡不少遜對以實釋還田里終焉○時又有松江同知者失姓名勤王詔下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　文皇聞而惡之後械至京磔于市○衛輝知府孫鎮合肥人中洪武中制科壬午抗節不附謫戍

山海後薦起上僥丞不就○徽州知府黃希范政令嚴明十民信服北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程通共條議防禦時北兵已入儀眞孝孺曰事氏謂是時彥回已知徽州有據希范疑即復姓陳者耶遣慶成郡主如靖難兵議和時北兵已入儀眞孝孺曰事追矣得骨肉之親往許割地可稽數日援兵幸至相與決戰江上北兵不長舟楫事未可知也乃以　太后命命慶成郡主往請割地分南北　燕王笑曰直緩我耳行將與諸弟妹相見無多言也○理問徐讓縣丞衛健使燕還以爲衛鎮撫軍前差遣二人齋書物使北平至是始得還也

徐讓官山西布政司才氣磊落有口辨衛健官孝義縣讀儒書達吏事膽知過人見王詰熟思之不聽後鬬發刑部尚書侯太轉餉淮安　華命論死○徽州知府陳彥回紲衆勤王詳前○樂平知縣張彥方糾衆勤王死之○前永清典史周縉糾衆勤王

按張彥方龍泉人建文元年以給事中乞便養改知縣勤王兵至江上爲燕游兵執至本縣梟首暴死譙樓署月經旬如生面無蠅集父老竊葬縣治清白堂之後○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官永清縣廉謹而能邑故邇北平力不支民多逃散乃懷印去意欲它圖會母喪歸終喪即出糾義旅勤王戎器數日畧具聞變乃匿民間壬午吏部言宜治北平屬州縣逃去官吏于是縉械至京謫興州居數年子某代還年八十終于家

六月癸丑朔靖難兵至浦子口盛庸諸將逆戰敗之命都督僉事陳瑄率舟師援庸叛降燕兵部侍郎陳桓死之

文皇浦口之敗欲召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按甲仗鉞撫煦背曰勉之太子多疾于是煦殊死戰　文皇率精騎直衝庸陣內軍小郤　上方遣郤督僉事陳瑄率舟師往援庸瑄乃降燕時兵部侍郎陳桓

督師江上麾下洶洶謀迎降都督金某者首欲叛植以大義責之遂爲所殺金率衆降燕且邀賞　又皇立謀之具棺斂植遺官護葬于日石山

乙卯靖難兵渡江盛庸出戰高資港敗績燕得陳瑄降遂渡江庸率海艘出高資嚴陣以待　王奮力先登大戰庸竟敗走○鎮江守將童俊叛降燕　先是黃鉞嘗言鎮江要地惜守非其人至是驗

○庚申靖難兵至龍潭遣李景隆茹瑺王佐如靖難兵議和分遣諸王守城門　景隆等至軍中但伏地稱臣請罪納款而已　○癸亥再遣景隆同諸王如靖難兵

景隆初祖微泝天命推戴還甚恐至是不敢行七今同諸王往　文皇曰勿多言不得好臣吾必不以諸王歸言狀　上會羣臣慟哭或勸幸浙或勸幸湖湘孝孺請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遂不決

魏國公輝祖開國公昇分道出師禦戰　昇後安置死國除　○甲子遣人齎蠟書四出邀援兵爲燕騎所獲○乙丑靖難兵門于金川上書　皇太后　陳不得已起兵之故討賊輔成王也○李景隆及谷王穗開門迎靖難師入城門卒襲詡慟哭去之京師大譁

癸亥靖難先鋒劉保華聚率朝陽門覘虛實乙丑文皇率兵直薄金川時谷王與景隆守金川谷王登城望見　文皇麾蓋輒開城門　文皇遂入京與谷王周王等連轡而進初有道士歌于塗曰莫逐燕莫逐燕逐燕忽不見至是驗云按龔詡燕曰高飛高飛上帝畿已字大章崑山人年十七爲金川門守卒雖少風有志概宣德中詡以好學成名鄉里巡撫周忱兩薦爲本邑學官辭曰詡即仕無害于義但負往時城門一慟耳卒而門人私謚曰安節先生時又有燕山衛卒儲福無錫人也年弱冠好義壬午聘母妻逃去已而挾潞在錄調曲靖衛舟行次忽仰天哭曰福雖一介賤卒平義不爲逆竟不食死婦抱營葬養其姑守節以死里人祀之

帝手誅徐增壽于左順門靖難兵薄金川時左都督增壽
謀迎降監察御史魏冕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
會輟朝冕及大理寺丞鄒瑾當陛大呼請速加誅臣等義
不與此賊同生不聽至是 上大恨手刃之欲并誅景隆
不果

按冕永豐人爲御史勁直有才既廷毆謀降者明日諸
臣多迎附冕曰即改節必不爲時用徒自汚耳遽自殺
已而法官希旨追罪夷錄其族時同邑鄒幷以御
史歸省聞冕死憤不能食竟卒稱永豐雙烈云

大內火 帝以崩聞皇后馬氏暴崩時六月十三日也城
中如沸 上倉遽不知所出諸內臣諱言不如遜去 上
弗聽欲自殺程濟告以祝髮出亡可免難從之

或曰 上方急時一官捧 太祖遺篋至曰羣受命變
大難則發發得楊應能度牒及牒及髡緇程濟曰數也可奈
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爲 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
甚傳言 上崩矣而實遜去也濟從亡 文皇即位後
心嘗疑之密索不得又疑匿溥洽所三年以他事鉏洽
凡十二年得釋命給事中胡濙徧訪張儀僊跡上所至
又遣大監鄭和等造船募士遠下西洋物色之竟不得
相傳建文遜去先入滇嘗往來廣西貴州諸
寺中正統庚申出滇南語寺僧曰我建文皇帝也寺僧
大懼白官府迎至藩堂南面跃坐自稱原姓名曰前胡
給事名訪張儀僊實爲我衆聞之悚然問所欲曰我願
歸骸骨鄉土耳以聞于朝乘傳至京師則老僧也寓大
興隆寺庠謁無虛日有以惑衆請者朝廷不忍命太監
經侍當時吳亮往審視一見亮即曰吳亮耶亮曰非是
曰我御便殿食子鵝遺片肉于地汝戲餔之豈遽忘乎
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既復命夜縊死別室于是迎入太
內流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 帝嘗賦詩曰
華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
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下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士庶至今傳誦之

又有貴州金竺長官司題壁詩曰風塵一夕忽南浸天
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
微有象星遷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
宮猶望翠華臨其二曰閶罷棬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
鳳輦架漿新換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暮
晚朝前　帝咏新月詩
默然既而曰幸免于難竟無一去

安王楹及文武群臣兵部尚書茹瑺等奉迎乘輿勸進
是日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右侍郎
夏原吉兵部侍郎劉儁古朴刑部侍郎劉季篤大理少
卿萍嵩翰林學士董倫侍講王景修撰胡靖李貫編修
吳溥楊榮楊溥侍書黃淮芮善待詔解縉給事中金幼
孜胡濙吏部郎中陳洛兵部郎中方賓禮部員外郎宋
禮國子助教王達鄒緝吳府審理副楊士奇桐城知縣
胡儼後多至大位
或列諸名臣云

燕王遣人布告天下各處召募丁壯悉令解散復業○御

史漢希賢郎中梁田玉四十餘人遞行

清江放英曰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御史給舍郎四十
餘人相與縋城引去詰旦邏者覺察以聞　文皇悉置
不問已而軍衛繫之纍纍相繼以獻惧死者輒婦附葬
其官令兵部縛冊可槩見也然鳥喙雲匿亦已多矣
後來深山窮谷有見其傳貶自活禪寂自居者隱志亦
可悲矣遺事所載雪菴和尚
與吾學編紀和尚
等事甚奇故附之

雪菴和尚名賢不知其姓當是變和尚方壯年被剃走
西南重慶府之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和尚欲止之其
里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遂與之游往來自龍諸
山見山刻松柏灘灘水清駐篁森蔚和尚欲寺焉景
賢豪有力驅爲之寺和尚率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易
乾卦山中人固謂能經景賢知之不恐問惧不能安和
尚和尚亦知景賢意改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寺和尚
好讀楚辭時時買一冊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
一葉輒投一葉于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葉盡乃返衆
莫之知景賢益憐敬之終不問和尚和尚好飲不戒日

注酒一壺候客客至輒飲不則拉樵牧暨入飲半酣呼
豎兒和歌歌竟瞑鳶而寐落筆成章不屬工然意風流
爲庭文時御史死之日其徒問師即死宜銘何許人和
尚張目曰松陽問姓名不荅有詩若干篇○雲門僧在
會稽之雲門寺每泛舟賦詩歸則焚之歲知其趣流也
終不得其姓名○河西傭無名姓　文皇入京時傭彼
衣葛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取直積買羊裘
葛衣遽走其冬至金城行乞市中金城遽地極寒傭常
被之故極寒故必以葛衣覆之葛益破縷縷不肯脫夏
即衣新布故葛衣必覆其上人問不荅錢稍有餘走市
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飲倏作時輒自吟哦或夜聞其
哭泣聲永樂中有留部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歌
與語傭走南山避旬月官去乃還官亦不語人居數年
病且死呼主人謝囑曰我死勿燒我棺幸西北風起即
火我無埋我胥鬻家從其賢○補鍋匠無姓名往來夔
慶間業補鍋所至州邑不過三日即去去或復來有從
學補鍋者教之不索謝但令負擔從或後學者至即遣
先學亦如是數年人呼爲老補鍋匠錢布粟不擇受嘗
食詩與　食即不復索財稍稍囊積遇風雨寒暑輒不

出買酒飲自酣飽常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
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率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又相持哭且別去言永訣不復相見後不知所
終○東湖樵夫居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
新詔至臨海聽詔或歸語樵新　天子登極樵愕然曰舊　帝安在曰自焚矣樵慟哭而瀕
擔投河死亦
不知其姓名

北平屬州縣官朱寧等棄去二百九十有一人○翰林修撰王艮大常少卿廖昇大理寺丞鄒瑾監察御史魏冕衡府紀善與修實錄周是修死之○燕王牓收左班官員曰

王仁　黃子澄齊大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鄒瑾胡閏郭任
盧迥侯太暴昭陳繼之鄭賜黃福尹昌隆張統毛太
薰庸曾鳳詔王度高　凡二十五人右前牓　王鈍黃魁戴德
翔魏冕宋徵巨敬　桑韓永葛誠王
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璋張昺
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璠葉惠仲高不危廖

鏞徐輝祖凡二十六人右續楊仍以方孝孺爲首二楊共五十一人出賞格收之官民人等綁縛諸臣來者首從爵有差自是擒獲得官甚衆乘機讐刼者紛紛雖禁之弗止也既而鄭賜王鈍尹昌隆自慰復并釋張統統卒死之景隆指黃福爲奸福曰臣誠死罪但目爲奸則非亦宥之餘俱徇節死矣○太子澄赴召未至奔

太奔廣德子澄奔蘇州聞變也曰

徒死無益不如他之以爲後圖

朱鷺曰何後圖之有太子澄可無奔也卿天雄心向闕勵哭曰臣不應誤國至此萬死不足贖四拜引領乃立自決也其庶矣哉被執然後死雖不屈晚矣

燕王發喪治葬命如禮　燕王清宮三日詰問　上所在宮人指后尸應焉　王遽出尸熳爛中伏而哭之曰小子無知乃至此乎用王景彰議禮葬之時宮人遭燹畧盡惟得罪建文者留耳○翰林院文學博士方孝孺哀杖哭闕下○帝位虛凡三日　丙寅丁卯戊辰

己巳　燕王謁　孝陵還即皇帝位是日復周王橚齊王榑爵土○壬申葬　建文皇帝○命復洪武舊制　諸所變更悉復其舊○革除建文年號稱洪武三十五年　未改元也○遷典宗孝康皇帝主於陵革去廟號仍稱懿文皇太子遷呂太后于懿文陵○改封懿文太子第二子吳王允熥爲廣澤王居漳州第三子衡王允熙爲懷恩王居建昌第四子徐王允

燬爲敷惠王隨厚呂氏居懿文陵尋復允熥允熙爲庶人
允燬改封寧王後三人皆不得其死○追封都督徐增壽
爲陽武侯謚忠愍 上憫增壽之死痛悼不已故即位首
襲封之尋追爵定國公子孫世襲 一門兩公至今戚休並
盛國朝武臣鮮與儷焉
○下魏國公徐輝祖于獄 輝祖不屈 上親召問不
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惟輝祖獨抗言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司追取伏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 上大怒以元勳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革
莫祿米
而已
召淮南總兵駙馬都尉梅殷還京 詳前注 ○齊太被執至族
誅之妻發教坊司幼子甫六歲給配時詔抄奸臣九族外

太祖元勳卒於洪武的生
太祖後故元
卒於洪武的生
封而待之
禮無至京文
皇思親族其親
太祖行此卽

親之親以太爲首高遜墉等二十六戶皆就逮抄沒充軍先
發興州屯衛次年調遼東三萬衛又二年發井肅衛多道
死者○黃子澄被太倉衛百戶湯華等綁至京族誅之從
子文富福遠等六十五人皆死子澄妻妹皆發教坊司逮
其九族外親之四百餘人皆發充軍○族誅右副都練子
寧○下方孝孺獄既而族誅

先是姚廣孝嘱 文皇南下必勿殺孝孺孝孺必不降
活之以勸天下好學者 文皇嚥之既革命驟來召不
赴逼之衰絰號闕下 文皇諭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
奈成王不在何曰成王子固在 文皇曰國賴長君曰
何不立成王之弟忻古繫獄 文皇降榻 文皇降榻
草詔召出孝孺自獄衰絰 文皇降榻
勞曰我家事耳先生無過勞若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
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投筆于地復大哭且哭且罵

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文皇大怒曰汝不顧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何罵哭益厲　文皇震怒遂磔諸市罵不絕口有絕命辭曰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詔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柳又何求烏乎哀哉兮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詔收其妻鄭鄭先經死宗族坐死者入百七十三人母族林彦清等妻族鄭原吉等五服之親俱盡旁及游黨鄭居貞盧原質等門人鄭公智林嘉猷廖鏞等蓋方黃之獄族夷十數殺及鄰人矣孝孺和而貞事親孝蔫于師友克勤而廉葬夔州自漢中走徃祭墓告蜀王恤其孤賢志慕古欲見之行事不得竟其效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周禮考次大易枝詞武王戒書汪帝王基命錄文統宋史要言宗儀九篇及箴誡等洪熙初詔從寬典立祠祀焉或曰錄方氏時得典史魏澤居處其幼子以故方氏尚有後謝文肅公詩孫枝一葉是君恩謂此○廖鏞巢縣人德慶佐永忠徐官都督士以其曾師事孝孺令諭之孝孺曰汝讀書幾年尚不識今是字既孝孺死廖雨子拾其遺骸葬寶山遂收庵之○劉政字仲理長洲人元年方孝孺試士命題一腔忠血少盡將赤族報君王自分

政第一孝孺死政慟哭不食死○大理寺丞劉端王高並坐縱孝孺息樹陰劓鼻死

赦英雜言曰靖難初齊黃方練上觸天怒俱罹赤族之誅于是建文遺臣有行遯者題詩蛾眉亭云一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東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又朱鷺過金陵弔之正學諸臣詩云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恐

史尹昌隆以爲北平按察司知事以其曾上書切諫至是召御史高翔翔衰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給諸高氏皆加稅焉曰令世世罵翔也親戚邊又發其先墓雜犬羊骨焚灰揚之而以其地爲漏澤園○宥前御史覆案貸之且勉其誠輔太子○誅戶部侍郎郭任工部侍郎卓敬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藩封之不靖者然後及燕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則易成除惡不務其本

臣愚以爲過也夫今日儲林粟以備軍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貴神速苟持久寧耐彼勢已就有坐困耳　上聞而惡之故發○初群議討諸藩悉不及燕惟敬密奏　燕王智勇超絕且據強地宜徙封南昌以絕禍萌疏上不用至是執敬　上謂道衍曰向者奸臣皆謀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君聽其言于戈息矣道衍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底物耳敬言誠用豈有今日哉遂戮敬

陳建曰三子之言皆忠謀良策而　建文一不能用獨非天耶

族誅兵部尚書鐵鉉禮部尚書陳迪刑部尚書暴昭詳前注

陳建曰三尚禍烈至此猶不變真鉄漢哉遺事載死難諸臣凡百有餘人此特舉較著者耳

又曰靖難數年之爭戰以及奸黨族親之誅逮宇宙一大禍變也難由人事實亦天運劉誠意錄所謂終運猶未除者于此徵矣

七月壬午朔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惟名在奸臣榜者不宥○罷學士董倫以侍講王景爲翰林學士○擢前燕府長史金忠爲工部右侍郎○詔吏部及翰林院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召待詔解縉中書舍人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

縉英傑敢言　上素聞其名遂見信用淮入見　上與語大奇之凡視朝特命二人侍左右時　上以初登極萬幾棼委日御奉天門左室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與聞

以都督李增枝節制荆襄瞿塘安陸兵備○命工部尚書嚴震直等巡視河北諸省○召前北平按察使陳瑛至京以爲副都御史初瑛坐交通藩邸謫廣西　上即位首召

用之瑛請追戮建文黃觀諸臣　上不許

八月歷城侯盛庸安戢山東都督劉貞守遼東征虜前將軍何福鎮守陝西都督韓觀練兵江西西平侯沐晟守雲南○吏部尚書張統暴卒　上臨朝詰問建文中變亂官制顧侍太息曰只爲羣臣散官一事前代沿襲行之已久何關利害亦欲改易且陵土未乾何忍紛紛爲統懼自縊○召户部尚書王鈍諭之曰爾向輔建文間朕骨肉今何顏耶鈍頓首慙謝遂命致仕○以塞義夏原吉爲吏戶部尚書宋禮禮部右侍郎

原吉自福建召回　上欲大用之忌者或沮之曰彼建文用事之臣豈宜置高位　上曰原吉　父皇太祖臣也彼忠于　太祖故忠于建文義豈不忠于朕哉遂止遂權戶部尚書○張統罷憲義代之時盡改建文諸列衙洪武故義從容言于　上曰鑒成憲者豈無因革亂政者自有經權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喜義忠實從其言或遂譖其不忘建文　上不聽

左僉都御史景清犯　駕磔殺之詳前注○始開內閣于東閣門內以待詔解縉爲待講中書舍人黃淮爲編修直文淵閣諭以委任腹心至意專典機密雖學士王景不得與焉尋復以胡靖爲待講楊榮爲修撰楊士奇爲編修金幼孜胡儼爲檢討七人並直文淵閣時機務孔殷每旦百官奏事退內閣大臣造展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數十刻始退七人江西五福浙各一縉吉水靖盧陵士奇太和幼孜新淦儼南昌榮建安淮永嘉

○逮谷府長史劉璟至京下獄自經死　上既登極璟臥家不起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生逮繫之臨行親戚餞之戒曰　皇上神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兄爲魏徵可也盡順天心毋自蹈刑劇璟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吾死生之分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對　上語猶稱殿下遂下獄自經死

按當時死事諸臣外無非藉口魏徵而劉仲璟乃薄之而不爲耶士固各有志也嗚呼承順則富貴刻期拂逆則誅夷立至而一時之臣往往甘死如飴富貴若浼我國初天下人心風俗自商顧民後僅再見之

九月四日大封靖難功臣

丘福淇國公　歲祿二千五百石　朱能成國公　歲祿二千二百石

張武陽城侯　鄭亨武安侯　火真同安侯

顧成鎮遠侯　王聰武成侯　並食歲祿一千五百石

陳珪泰寧侯　孟善保定侯　郭亮成安侯　並食

歲祿一千二百石　王忠靖安侯　徐忠永康侯

張信隆平侯　李遠安平侯　千石　徐祥興安伯

徐理武康伯　李濬新城伯　唐雲新昌伯

趙燮忻城伯　陳旭雲陽伯　張輔　玉子　信安伯

譚忠　淵子　新寧伯　千石　以上並世襲　房寬思恩伯　食祿

八百石世襲指揮使　房九百石子孫世襲指揮同知　李景隆茹瑺忠誠伯　食祿一千石以終本身　勝富昌伯　千石　劉才廣恩伯　食祿

王佐順昌伯　陳瑄平江伯　食祿一千石子孫世襲指揮僉

駙馬王寧永春侯　不附權貴以罹誣陷故封世襲

餘將士論功高下陞賞有差

王世貞曰　文皇帝以建文之四年七月下京師即大位因其年爲洪武之三十五年又二月制詔吏兵部差次從靖難功臣遂封淇國公二公城陽侯等十三侯與安等十一伯已又錄降附功增曹國公歲祿封永春一侯惠誠等三伯明年封駙馬都尉袁容等二侯遂追舊功封豐城一侯寧陽等五伯三年復追舊功進封新城侯至是靖難封始究論平安南功追封新城西平二侯皆爲公增豐城侯雲陽伯祿各五百石已進封清遠一侯安遠建平二伯終　文皇帝之世凡再大封至　睿皇帝之元年論奪門迎駕功進武清侯爲忠國公封太平一侯興濟文安等四伯已又封武功一伯自是終　帝世僅一太封而其它破軍殺將戡亂僇工之特封者不與焉烏乎靖難諸將然臣從藩邸起以一旅之師彈九之地出萬死若三載而差誠巨然其主實在軍攻堅履危斷自神授又大戰不退十餘所定律府不過三四而已毋論中山開平其視曹衛宋潁而下抑何徑庭也定典之掃安南固自僞亦何能超潁川之下滇蜀凡久復失之今　高皇帝之盟白馬指黃河而誓其功臣鮮有存者易世而後所當僅如綫之虞崔苻之盜鹵級數十以至白積封自伯而至矣者今胡以貂綿蟬聯也以此況彼誠不可同年而語自孝宗而後執政始知愛宗名爵不肯輕畀而不能無畏于首尾未暇一釐正之然至新建之取叛王不煩天子圭書不費太倉水衡金錢縛之于股掌寧遠之攘東虜積級至萬餘其所遣敵固皆暇然其績豈與宅徼侯等而縉紳大夫猶斷斷有後言者何也少所見多所怪國也宜哉陋而不習堂故令故表之以告夫訶動者

詔諭四夷君長○徙封谷王穗于長沙○黃福爲工部尚書○移東勝左衛于永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

按此實錄所紀洪武初以東勝與和開平天寧爲邊至永樂初以天寧東勝曠野難守遂移諸衛所于內地至

宣德中復并開平興和之東西失地各三百
餘里遂以延綏大同宣府獨石劉州爲邊矣

十月勅重修　太祖高皇帝實錄命曹國公景隆爲監修
都總裁官尚書茹瑺爲副監修侍講解縉爲副總裁○寧
王權來朝改封南昌○僧道衍爲左善世○命解縉等纂
閱建文時羣臣章疏時　上於宮中得奏章千餘通覽之
多于犯者乃命縉等繙閱關係軍馬錢糧數目則留餘悉
焚之既而從容問縉等曰爾等宜皆有之衆稽首未對修
撰李貫進曰臣實無之　上曰爾獨以無爲賢耶食其祿
則思任其事當國家危急之際近侍獨無一言可乎朕非
惡盡心于建文者但惡導諛建文壞祖法亂政經耳爾等

前日事彼則忠于彼今日事朕則忠於朕不必曲自遮蔽
也

十一月新作奉天殿成○冊妃徐氏爲　皇后○陞解縉
侍讀學士胡靖黃淮胡儼並侍讀楊榮楊士奇金幼孜並
侍講○陞北平布政使郭資保定知府維儉爲戶刑部尚
書仍掌司府事　以守城功也

十二月擢右通政李至剛爲禮部尚書○詔求山林隱逸
之士懷才抱德之人江西以儒士軒伯昂應詔即擢爲山
東布政司左參議○戒諭靖難功臣